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宣統皇帝秘聞

潘際坳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潘際垌著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版

宣統皇帝秘聞

溥儀做偽滿洲國皇帝時的候



溥儀六歲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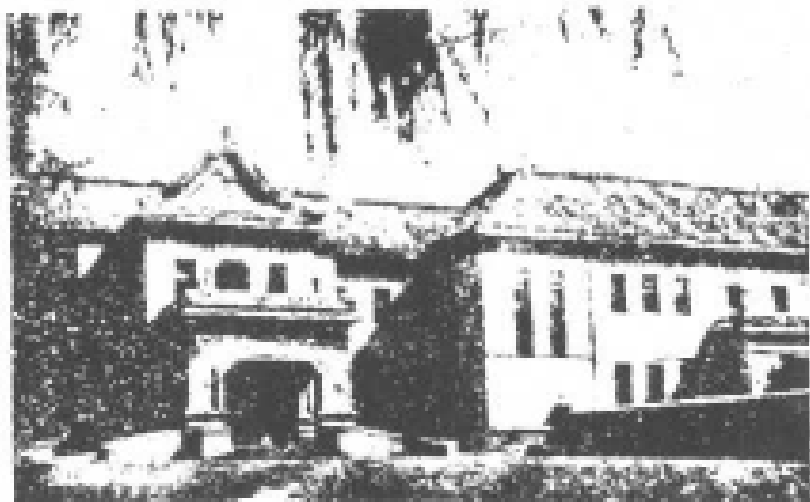


馮
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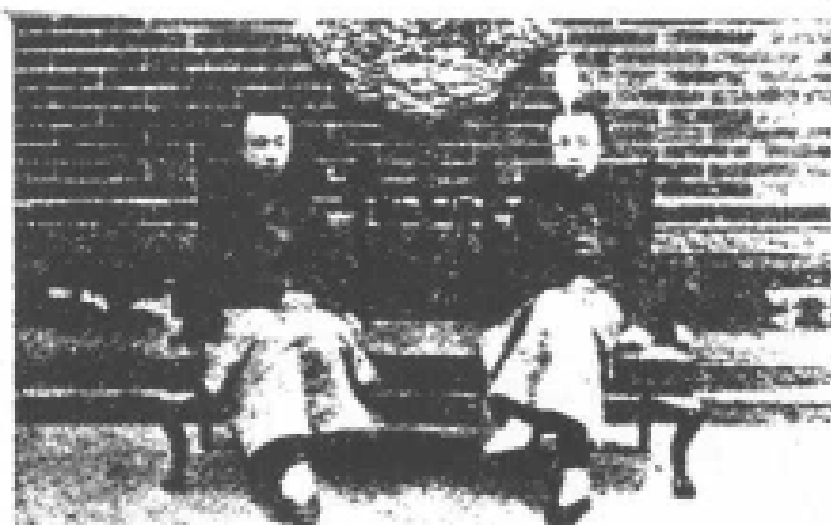
裝西穿儀溥

郭是駙額三，嫁出格格三
鄭是駙額二。麒麟·羅博
鼓墮鄭子孫的胥孝





景外殿德同的宮帝國洲滿爲



溥儀遊戲照像之一（化身）

天在容婉和儀溥
來國外和所寓津
影合者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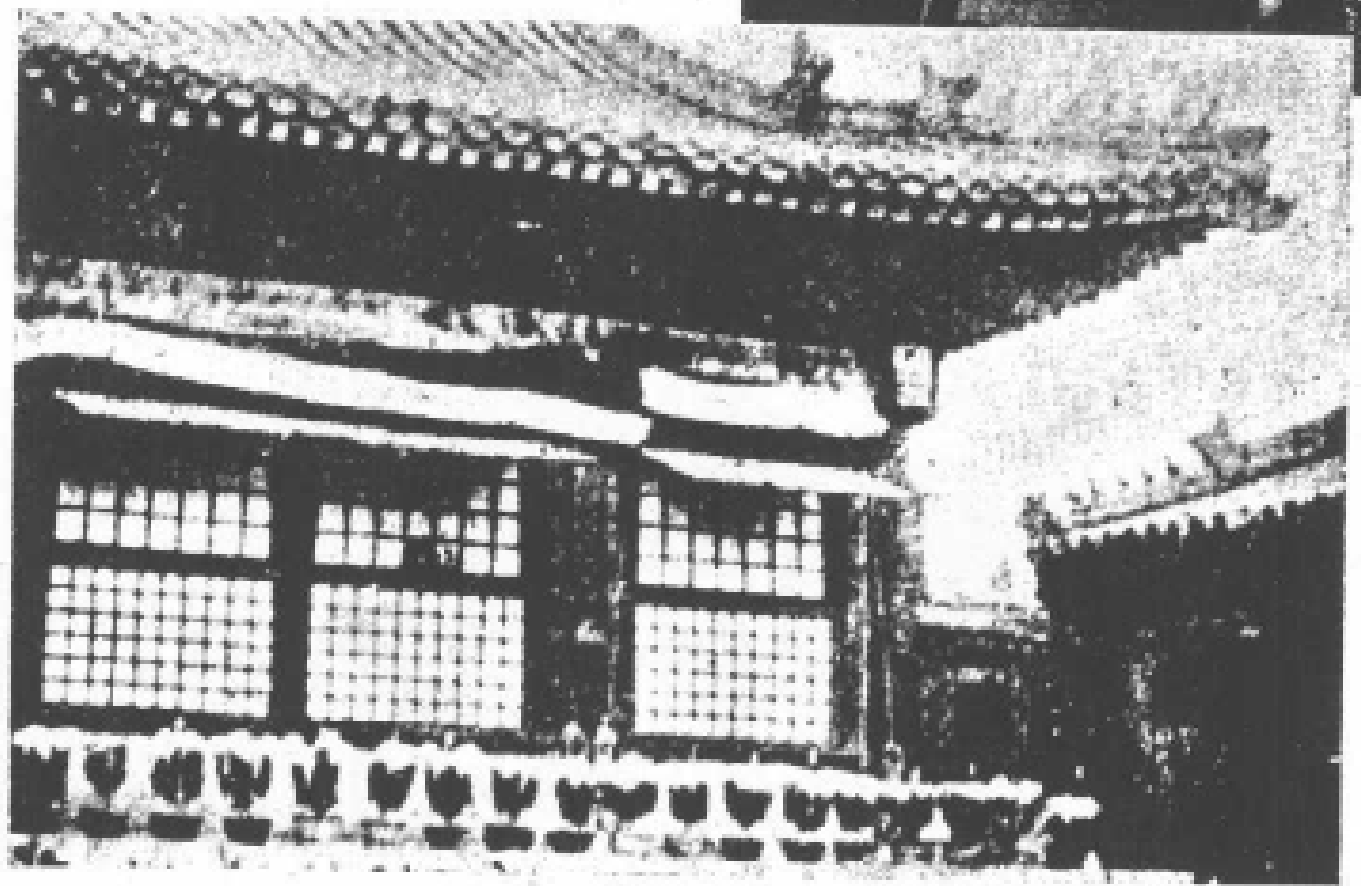
溥儀和婉容在天津





。王親醇親父的他和儀溥

一九三四年袍笏登場的溥儀。



。開盛在正花菊時其，殿心養之時宮出儀溥

溥儀一九三二年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左為本莊繁，右為鄭孝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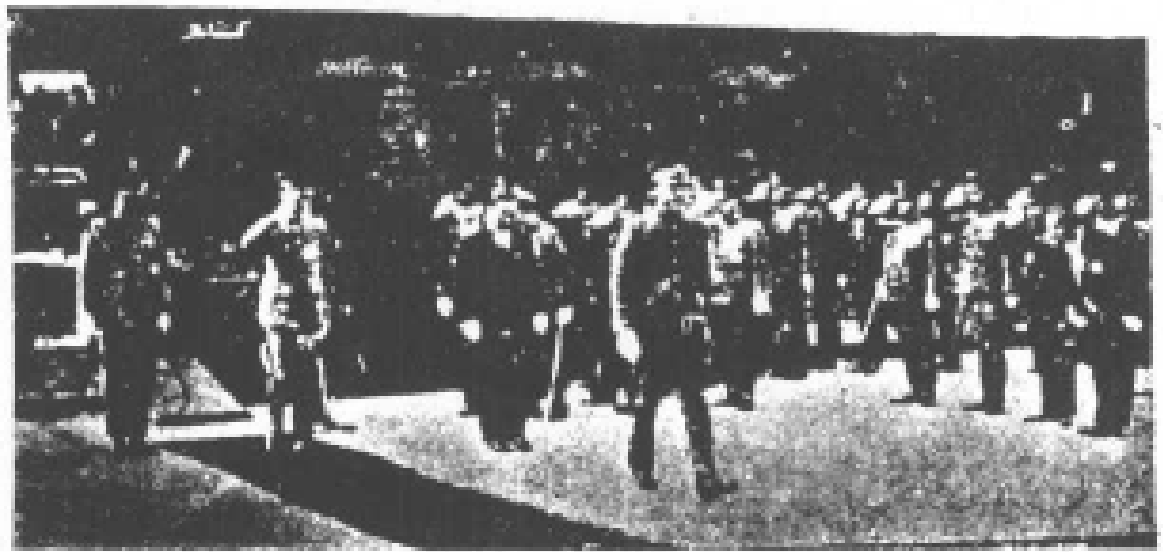


上為溥儀的老師，曾任偽滿洲國國務總理的鄭孝胥。下為十七歲時的溥儀。

儀溥的歲十五



溥儀穿禮服留學士頭
當其在北平禁錮時，的照片。
中城。



偽滿洲國皇帝溥儀
(穿西服者)到達哈爾
濱車站的時候。

一、宮廷軼事

在監獄裏，我結識了中國清朝末代皇帝，也就是兩千多年封建王朝最後一個皇帝——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他住進遼寧省撫順戰犯管理所，是因為他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做了十多年的偽滿洲國皇帝，聽任別人把自己扮演一個賣國求榮的傀儡角色。

爲了結識這位神秘的皇帝，我從北平興誠沖沖地趕到，而且住進了那所監獄。十天往還，使我們從相識而談得十分投機。他把心底裏的話對我作了衷誠的表露；哪怕是私生活最隱秘的部分，也從不加任何掩飾。

北國天寒，大地冰封；窗外白雪皚皚，屋簷下懸着一尺多長的冰柱，這都給人以凜冽之感，雖然這時候只是去年十一月下旬。

室內的暖氣設備，却驅除了一切寒冷。我就在住室斜對面的小房間裏，和他侃侃而談，經歷着記者生涯中最有趣最難忘的情景。我彷彿陷入重重的新聞內幕裏，無法脫身。

在我第一次和溥儀見面的前幾分鐘，我焦灼地坐候着，在猜測溥儀的裝束、神態、步伐、語調以及一切屬於他的特徵。我不知道皇帝和犯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究竟怎樣在他身上調和起來……

房門開處，一個身材不高的人走了進來，沒有走兩步，他便雙足立定，有禮貌地鞠了一躬。這時門外一位看守員順手將門輕輕掩上，走開了。

我的眼睛注視着我走過來的人。我打量着他的全身，幾乎停止了呼吸。

他帶着一副黑邊的圓形眼鏡，頭上已有幾根白髮，長長的鬚鬚說明它已有好幾天沒有和剃刀接觸。身體不是很結實的。一套藍布棉制服和布襪棉鞋，並沒有妨碍他的矯捷而略加控制的步伐。他沒有帶來任何金屬的響聲。在他身上找不到刑具。

我伸一伸手，讓他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在我們兩人之間的長桌上，放着熱水瓶，兩隻茶杯，一個魚形的烟灰碟，鋼筆和墨水，此外便是我的烟盒和書籍記事冊之類的東西了。

談話是在我恍然發覺李課員退出之後開始的。李課員是我們的介紹人。我說明了來意，而且不放過一切機會注意他的神色。

顯然，我覺察到在溥儀的舉止、眼色和他的全部態度之中，找不到一絲的驚惶。

他的百分之百的北京話，說得流暢極了。

他是安詳的。但是由於他從一開始幾乎就是以他燃燒着的整個靈魂，在悔罪、在傾訴、在追憶，因此，一種難以遏止的激情便不時地盪漾在他的臉上，從筋絡上顯露出來，從語調上揮發出來。

溥儀是五十歲的人了。他那荒誕、奇特、不可思議的經歷，他那鬧劇、悲劇、醜劇而又帶有喜劇意味的傳奇生活，不但在中國找不到第二個人，就是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唯一無二的。

他童年和少年在紫禁城裏親身經歷的宮闈奇聞；青年在天津寓公生涯的神秘故事；長春偽滿洲國皇帝的百般滋味；被囚蘇聯的情狀以及今天的生活處境和各種各樣的想法；他的夫婦生活、嗜好、奇癖、宗教信仰這一切他都跟我談了。

宣統三歲登極是富有戲劇性的。他抽着香烟，從容地回憶着四十七年前的情景。溥儀告訴我，他是一九〇六年農曆正月十三日出世的。三歲的時候，便由他的父親抱着坐在紫禁城太和殿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賀，成爲清朝的末代皇帝，自兼海陸軍大元帥，同時也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統治者。

他的父親醇親王載灃，在當時榮正監國攝政王了。清朝開國有個監國攝政王多爾

喪，覆滅的時候也有一個監國攝政王，這是偶然的巧合。

這位宣統皇帝據說當時在父親的懷裏啼哭不止，傳爲「神聖」的笑談，於是我問：

「你記得有這樣的事嗎？」

「有的，先生。」溥儀認真地答道：「聽說那是給奏樂的聲音嚇哭了的。」

這時，我順手翻出金梁著的「光宣小記」給他觀看。在「登極」的題名下，有這樣一段記載：

「宣統登極，余未在京。有人赴太和殿觀禮，見攝政王據上（上指溥儀——著者註）座。上泣啼不止，左右頗惶窘。王招近侍進一物，上玩弄，始止哭。衆既訝爲不祥，而又疑不知所進何物。私問之，則廟會所售玩物曰虎小兒者也……」

爲了看清這段文字，溥儀特意從口袋裏摸出另一副黑邊眼鏡，原來他的眼睛是近視性散光。

看了一會之後，他指着「訝爲不祥」四個字說道：「唯心的。」這個評語竟然出自當年皇帝之口，我不禁意味深長地向他看了一眼。

偏偏讓三歲的溥儀坐上皇帝寶座是西太后的主意，這原因要分兩方面說，一是他的祖母葉赫那拉氏是西太后的妹妹，再就是三歲的孩子當皇帝，她可以繼續「垂簾聽

政。」溥儀還拿出旁證來。他說西太后過去把他的祖父（醇賢親王奕譞）長子載湉，也就是光緒皇帝接到宮中當皇帝的時候，用過同樣的手法，因為光緒在當時也不過幾歲的光景。

這樣，溥儀便繼承同治兼祧光緒而做了皇帝。他因此在宮裏是五個母親的兒子：光緒的皇后（隆裕太后），同治的三個妃：敬懿太妃（就是先前的瑜妃）、莊和太妃（珣妃）、榮惠太妃（璿妃）和光緒的妃端康太妃（瑾妃）。隆裕皇太后把他從三歲撫養到七歲。這位皇太后死後，名義上擔負養育之職的便是那四位太妃了。

至於溥儀的生母瓜爾佳氏，直到這位皇帝十一歲的那年，才得到破例的許可，到宮裏作了七年久別後的母子一見。據說，他的親生祖母劉佳氏（奕譞的第二個妻子）在溥儀進宮以後，想起光緒的種種遭遇，不禁在痛哭之餘，得了精神病。

回想到當年宮廷生活的冷酷無情，溥儀今天談起來依然是不勝感慨的呢。

「在宮中哪裏有一點點真正家庭骨肉的溫暖？」溥儀以悲憤而又帶着譏笑的口氣跟我說：「『歌的好？進的好？』每天在一定的時間以內，我都要向隆裕太后和後來的四位太妃去請安。歌的好？那是問睡得好不好；進的好呢？那就是吃得好不好的意思。她們每人住在一所宮殿裏，各有一羣太監、宮女、僕婦侍候着，每人都有她的勢

力範圍。」

噴了一口煙，他以同樣的語調說下去：「請了安，她們也冷冰冰地對我噓寒問暖一番。幾分鐘後，我便聽到一聲照例的吩咐：『皇帝玩去罷！』這樣，我便回到養心殿去了。隆裕太后在世的時候，我還得把我當天學到的四書五經這些功課，在她面前念一遍的。」

「除了四書五經，還讀些什麼？」我好奇地詢問。

「還有通鑑輯覽，資治通鑑，大清開國方略，聖武記和東華錄。講的無非是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的一套綱常名教。」

「你的老師是誰？這次我從北京來，曾經拜訪過前清的翰林商衍瀛老先生，他今年八十七歲了，是商衍瀛老先生的哥哥。別人說他是你的老師，是嗎？」

「啊？先生見過商老先生。他不是我的老師，不過也很熟。老先生身體好嗎？一溥儀睜大着眼問我，顯然發生了莫大興趣。」

「我和商老先生是第一次見面。那天他碰巧感冒，坐在椅子上喝着薄粥，和我們談了一段『逼宮』的故事。我聽人說，他平常的精神還不錯，已經審訂了五十本中醫的醫書啦。」

「我的漢文老師是陸潤庠、陳寶琛，後來又加上朱益藩、徐坊、梁鼎芬；滿文老師是伊克坦，後來又學英文，老師是英國人莊士敦。」

我在一旁心想，這些老師在當時大概都是知名之士了。事實上，陸潤庠是清末著名的蘇州狀元，後爲大學士，今天在故宮裏還可以看到他許多墨蹟；陳寶琛是福建的才子，張之洞在皇帝面前推荐他，這人二十歲就做了翰林，三十歲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益藩也是少年就入翰林的人物。梁鼎芬是廣東番禺人，在光緒宣統年間，「譽滿天下」，也是翰林，特別精於辭章之學；他是在陸潤庠死後，被推荐爲溥儀老師的。

「我從六歲念家塾念到十七歲。什麼書都沒有念好。我從沒有做過作文，只學過對對子。碰到我懶得讀書的日子，便吩咐太監告訴老師：『今天可以放假一天。』」一般的文化水平很低，不要說物理、化學我是一竅不通，就連最簡單的加減乘除也不會。小時候還喜歡躺在床上看三國、水滸、列國……，紅樓夢是不讓看的。」

我指一指煙盒，勸他換一支香煙。他有禮貌地欠一欠身，然後緩慢地將他瘦削而文雅的手伸將過來。他拿起一支，靠近眼鏡看了一會，天真地微笑着說：「噢？大中華！第一流的好煙。」

「是的，這是我特別爲你帶來的。十支裝細支香煙。」我心裏一面暗自說着，一面對他微笑頷首。

「莊士敦」這三個字在我腦海裏變成愈來愈大的問號，我過去只聽說過這個英國人的名字，如今，我要在他也許是唯一的中國學生面前問個究竟。

此外，從溥儀嘴裏說出的「進的好？」這句話，我又急於想知道當年皇太后、皇帝究竟吃多少樣菜？是怎樣吃法的？他們後來也吃西餐不吃？

還有，「皇帝玩去罷！」這又是一個多麼吸引人的話題。

我笑着問他：「你小時候，在宮裏玩些什麼？談談罷，越詳細越好。」

這個問題似乎多少有些出他意外，但是從他的眼色中，看出對他所悔恨的童年，也還有濃厚的感情，雖然那不能稱爲留戀。

「不瞞先生說，我小時候在宮裏玩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東西。」溥儀不安地說着，隨即陷入童年的沉思裏，北京皇宮似乎就展現在他的眼前。

「我喜歡跟小太監一起玩。最初愛擺泥人兒。我擺一個，小太監擺一個，大家面對着面，按着泥人兒的身份說話。我說幾句，他說幾句，玩的不好便打起來。」他略停一停，說道，「當然，總是我打小太監吶。」

「我還喜歡養蚯蚓，在一只大缸裏填滿了土，然後把蚯蚓養在裏面。我也愛銀蠅。我在一旁看着這些東西，覺得很有趣。扔沙口袋、踢球、墨石鎖這些都玩。有時用小汽槍打鳥，亂打一陣，反正是打不着。我還喜歡和太監們玩『推布簾子』。」

講到這裏，他覺得是需要略加解釋的了。

他繼續說：「『推布簾子』是這樣玩的：簾子兩邊站着幾個孩子，大家擠啊擠啊，誰能把簾子推到對方去，那就算贏。捉迷藏也玩，宮裏地方大，難找極了。」

這時，我忍不住噗哧一笑，說：「誰敢躲起不給你找到呢？你當時是皇上嗎！」

他略有愧色地點了點頭，暗示着這種玩耍並不能喚起年齡相仿的小太監們的任何興趣。

「賭錢麼？」我問。

「只會押寶。有時候過年賭一賭，總是故意讓我面前贏到一大堆銀洋，那才散局。我不是不愛賭。就是嫌它麻煩。」溥儀臉上露了一絲笑容。

「等到我結婚以後，最愛騎自行車。爲了騎自行車，宮裏許多門檻都讓我叫人給鋸啦，嫌它碍事。化裝照相，打扮成女人和武生，我也有興趣。」說時，溥儀有意無意地往窗外看了一眼，跟着他像獲得一件重要的發現似的，猛然提高聲調說：「最荒

唐可笑的，大概是這件事了。」

「哪一件？」在我說這句話以前，他應該已經發覺我是怎樣被好奇心所吸引了。「是這樣。」他的語調這時反而轉爲從容了一些，「我有一天，叫人送一大包東西到醇親王府，給我的弟弟溥傑。足足有這麼大……。」

他伸開兩臂比劃着大小之後，接着在臉上透出一絲幾乎看不到的笑容說道：「溥傑收到這包東西，非常高興，於是急着要打開來瞧瞧，可是打開一層又是一層，再打開一層，裏面還有一層，左一層，右一層，到了最後，只剩一小包，像洋火盒那麼大，他用手一按，嗨！軟糊糊的……。」

「究竟是什麼？」我一再眨着眼睛，迫不及待地追問。

「屎橛子！」他說時不禁闕然大笑起來，整個的臉甚至頸子都變紅了。不知怎麼，我們突然抓住了皇帝吃飯這個話題。

溥儀說：「我記得當年在皇宮裏每天只吃兩頓飯，雖然有好幾十樣菜，可是真不好吃，千遍一律，味道也不好，簡直像給死人上供的一樣。當時不叫開飯，照規矩應叫『傳膳』。一聲傳膳，從我住的養心殿到御膳房的路上，站着好幾十太監，非常快地就把一樣樣菜『進』上來了。菜，都是老早準備好的。」

「桌子該很大罷？」

「也不，是兩層的。漆的一層像炕桌那樣，離地一尺多高。盛菜的盆子倒不大，就是樣數多。四位太妃每天各送五、六樣菜來，我愛吃那個菜。鹹菜單獨放在一張桌子上，點心、粥又放在一處。每天吃飯的時間大約在上午十點鐘下午四點鐘的光景。另外還有果盒。那是隨時都可以吃的。」

我一邊聽着，一邊翻閱記事冊，因為在去撫順以前，曾經在北京看到一個老太監信修明所寫的「宮廷瑣記」手稿，他今年八十歲，在清宮當了二十五年太監。手稿中有一則「兩膳房積弊」的材料，我是抄錄下來的：

「……太后之份例：每日用盤肉（即豬肘子）五十斤，豬一口、羊一隻、雞鴨各二隻，新細米二升，黃老米（即紫米）一升五合，江米三升，粳米麵三斤，白麵十五斤，蕎麥麵一斤，麥子粉一斤，豌豆折三合，芝蔴一合五勺，白糖二斤一兩五錢，盆糖八兩，蜂蜜八兩，核桃仁四兩，松仁二兩，雞蛋二十個，枸杞四兩，曬乾棗十兩，香油三斤十兩，麵筋一斤八兩，豆腐二斤，粉鍋渣一斤，甜醬二斤十二兩，青醬二兩，醋五兩，鮮菜十五斤，秋有茄子二十個，王瓜二十條。」

名義上，每天為西太后供應的膳食至少是如此，皇帝的享受還要優厚些。事實

上，任何皇帝和皇太后都不可能有着樣巨大的肚子，只是給層層中飽了而已。「兩膳房積弊」裏還有這樣一段揭發：「只以雞蛋一項而論，原額二十個，而買辦處每日交進須五百個，其他可知。皇上、太后、皇妃及各大小他坦（溥儀看到這裏說，他坦就是現在的公共食堂），皆由內務府大臣以下堂司官十數處所管，須分潤百分之五十。到了大后宮，總管首領及掌案太監，再分之。掌案一職，須分五十分之五，總管首領及擺膳太監共分吃五十分之五。其次，膳房全部又分潤五十分之五，餘下三十五分（著者按：應指原額的百分之二十）爲買辦食物之用。過一處，扣一處，始能食到主人之口。」

那筆日用食品賬想來是可靠的。因爲清末做過內務府大臣的金梁，根據內廷檔案編輯了「清宮史略」，那本書裏，有着類似的記載。不過，「王瓜二十條」以後又加上照明費和燃料的開銷。那就是：「白蠟七枝，黃蠟二枝，羊油蠟二十枝，羊油更蠟一枝，紅蘿炭：夏二十斤，冬四十斤，黑炭：夏四十斤，冬八十斤。」

想不到從盤肉五十斤到王瓜二十條充滿很大數字的這筆細賬，引起了溥儀的驚駭。

「這個，這個我倒不清楚。」他訥訥地說着，感到一些窘迫。

「聽說你在宮裏，後來愛吃西餐，是嗎？」我問。

「對，那時候叫作『洋飯』。回想起來，第一次吃西餐那是很可笑的。我叫太監到六國飯店（就是現在的北京國際飯店，在東交民巷。——著者註）去買西餐。店裏問：『要買幾份？』太監說：『反正多拿罷！』店裏要派人來擺刀叉什麼的，太監說：『那怎麼成？你們可不能到宮裏去。我們自己擺。』」

「好啊，大盆大碟擺滿了一桌子，菜多得出奇。我看見一碟黃油，黏糊糊地，不知道該怎麼個吃法，就對太監說：『你們嘗一嘗！』他們吃了一口，連聲說：『太難吃了，太難吃了。』我還記得，湯是用烏龜做的，也很難吃。」

後來，溥儀學會吃西餐了。指點他的是一位漂亮的貴族小姐。

那一頓過分豐富的西餐雖然沒有給溥儀多少愉快，但也還不致給他帶來什麼了不起的痛苦。不過，他在童年倒確實嘗過一次「栗子的災難」。是幾歲的事情，這位受害人已記不清楚了，大概是六歲；反正那時候隆裕太后還沒有死。溥儀把這件「災難」的經過講得很生動：

「有一次，我因為栗子吃得太多，病倒了。等到兩位御醫把病看好之後，太后只許我每天吃胡米。一連許多天都是這樣。這可把我餓壞了。一天，陪隆裕太后她們到

「三海（註）的魚池旁邊看魚。她們給我一個饅頭餵魚。我啊，一面摘一點兒餵魚，一面偷偷地摘下來，左一塊右一塊放在嘴裏，太餓了。這事給她們發覺，從此就不讓我再去看魚了。」

（註）指北京的中南海和北海。當時也叫「西苑」。

「逢年過節，太監總要送些菜孝敬太妃。菜是盛在盒子裏的。有一回給我看到了，上去搶一大塊肘子就往嘴裏塞。他們怕太妃處分，趕緊過來和我搶，你爭我奪，結果這塊肘子我始終就沒吃成。太監們時常做餛飩餅吃，我只要一聞到香味，就跟着趕過去，搶一塊，吃了就跑。記得那一次在太監那兒一共吃了六塊薄餅，他們知道以後嚇死了，怕我吃出毛病來，於是由兩個太監挾住我，一邊一個，抬起來就往地下蹬，蹬個沒完沒了。爲什麼？說這樣可以幫助消化。差點兒沒給我弄出盲腸炎來。」

安徒生「皇帝的新衣」那篇童話，溥儀大概是不會理解的。

「談到皇帝穿的衣服。」溥儀說，「四季二十四節令那可換得多了。夏天用紗做的衣服，就分好多種，從最薄的紗到最厚的紗；然後是單的，夾的，棉的，一直到皮的。皮衣是按皮毛的長短，一步步調換的：先是最短的珍珠毛，接着換灰鼠，銀灰，天馬（天馬是白色的狐皮），貂皮，貂皮上有一排排貂翎眼。我小時候，多半穿花衣

服，上面繡着金線。帶小帽，紅纓子一直垂到腰部。喏，皇帝夏天帶的帽子是這樣的。」

說到這裏，他很熟練地在我的記事冊上畫了一張草圖，那形狀是等腰三角形，很像笠帽，不過邊沿上鑲着一顆珍珠罷了。溥儀喜歡把帽頂叫做「算盤疙瘩」。照他畫的第二張圖看來，皇帝冬天戴的帽頂也有一個「算盤疙瘩」，此外多加了紅纓子和一截皮毛。遇到大典的時候就戴珠頂冠，鑲着大粒珍珠，大概是嫌「算盤疙瘩」寒儉了一些的原故。

「皇后妃嬪的衣服，是不是像京戲『四郎探母』裏的那樣打扮？」我問。

「是的。那種頭飾我們通常叫『兩把頭』。她們行起禮來，也跟那齣戲裏一樣。在偽滿洲國時代，譚玉齡還有這種服裝呢。」

「皇帝那一身衣服穿起來可麻煩了，鞋子上也有珠子，走起來叮叮噹噹的。鞋底有厚有薄，最厚的有三四寸高罷，難走極了。」他繼續說，如今顯然已對它們失去了任何興趣。

「你過去在北京皇宮，一直住在養心殿？」

「進宮以後，住過鍾粹宮，體和殿的西配房，長春宮；養心殿住的時間最長，一

直到十九歲出宮。讀書是在毓慶宮。」

養心殿的結構形式和內部陳設，我從溥儀嘴裏知道一個輪廓，再就是一些有關的秘聞。回到北京以後，我特地到故宮去參觀最近恰好開放的養心殿。那天奇冷，雙手僵硬難以握筆，但是，我有着極高的興緻。

原來，自從廢帝宣統出宮以後，養心殿只有在一九二五年故宮博物院成立的時候開放過一個時期，但是參觀者也限於在窗外的院子裏觀看一番而已，徒然引起更多的神秘之感。

養心殿的正殿、東暖閣和寢宮，這次却開放了。

從雍正到宣統，清朝歷代皇帝都會經住在這裏，所謂「宵旰寢興之所」。皇帝既然以它爲寢宮，因此，他們在這裏批閱重要奏摺，發出諭旨，自然是不足爲異的事情了。

近代史史料上看得出。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僧格林沁打敗了到達河北省的太平天國軍隊並且殺害了它的將領林鳳翔以後，回京覆命，就曾在養心殿和皇帝行抱見禮。曾國藩鎮壓了太平天國的革命，從南京到北京來陛見，在養心殿被召見了三次，那是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的事情。而四十六年前，隆裕太后的遜位詔書也正

是在養心殿頒發的。

正是皇太后宣佈皇帝退位的地方，我在監獄裏結識的人——宣統皇帝溥儀在這裏度過了她的荒誕的童年和少年時代，而且他在這裏還做過不少復辟的美夢呢！

今天，每一個逛故宮的人都可以看到，在養心殿正殿的中央，設有皇帝的寶座，上面懸着雍正書寫的匾：「中正仁和」。在兩旁還可發現高懸着的「江山萬代」和「萬壽無疆」一類過分自信的匾額。屏風上刻着乾隆寫的對聯和御筆詩。左右兩邊紫檀木大案上，整齊地放着老皇帝和更老的皇帝留傳的「聖訓」，歷代史書和圖書集成等等。

按照祖制，皇帝每天必須讀一卷「聖訓」。但是，就溥儀說來，我寧可表示懷疑。

靠近東暖閣的東牆，也設着寶座和屏風，是皇帝召見大臣時候坐的地方。據說，有時皇帝又愛坐南窗的前簷炕上。喜歡舞文弄墨的乾隆替它起了一個文雅的名字「明憲」以後，阿諛者就趕緊以「明憲寶座」相稱，這是很可笑的。

西太后在養心殿東暖閣召見過曾國藩。皇帝坐在黃幔的前面，西太后坐在幔後，問答起來，這就是「垂簾聽政」的格局。受寵若驚的曾國藩，後來當然爲這件事替自

已吹捧一番，在「曾國藩日記」裏是記載在案的。

東暖閣的隔扇裏面是寢宮。今天依然可見落地罩的木炕，那木炕睡上去定然是遠不及席夢思來得舒服的。炕上鋪着平金繡龍坐褥，兩頭放炕案，上置小漆櫃等物。帳子掛在那裏，可是找不到被服枕頭之類的臥具，這倒有些蹊蹺。

其實，「龍種自與常人殊」的皇帝，睡覺並不能排除枕頭和被服。只是在他睡前由人取來，起身之後又叫人撤走罷了。當時貴族家庭裏也是如此。

溥儀對我說，他記得在東暖閣裏，看到過光緒遺留下來的象牙香煙嘴，翻譯的外國歷史和講新法的一些書。可見，那位苦悶的皇帝在當時已經學會吸紙煙這時髦的玩意兒了。

東暖閣裏還有光緒寫的「節用愛民」四個字，圖章是「光緒御筆之寶章。」這大概就是他讀「論語」的心得了。

略帶文化氣息而充滿神秘之感的是西暖閣。那是皇帝批閱奏摺處理重要文件的地方。溥儀只記得那裏面彎彎曲曲，套間多極了，光線很暗，陳列着衆多的佛像，還有佛塔，初一十五喇嘛都要來念經。靠南的一間叫「三希堂」。走進西暖閣，迎面牆上掛着一幅畫。

「其實，那幅畫的後面是大有文章的。」溥儀停了停說，「那是一道暗門，萬一發生意外，就可以揭開幅畫逃走。當年做皇帝的人，總是疑神疑鬼，日常起居如此，就是吃飯的時候，也得先叫太監嘗一嘗，怕自己中毒。這差事叫『嘗膳』。聽說晉西太后『嘗膳』的是總管太監李蓮英。我，在偽滿州國的時候，也幹過這種事。」

後來我從故宮博物院一位高級職員那裏知道，暗門外面掛着的那幅畫，要是聯想起來就太有趣了。畫的是雍正、乾隆父子二人，穿着漢族古代服裝，在古木林石之間，悠然閒步，簡直可稱爲隱士的氣派。

「那些皇帝們是深惡逃亡者的命運，而故意高懸一幅隱士圖來自獻愛？」我這樣猜測着。

西暖閣的西牆上掛着一幅全國各省文武官員的職名表，總督以下知府以上，將軍以下總兵以上都是有份的。我從西暖閣窗外，看得清乾隆寫的一首詩。從一到十這十個數字，給他嵌進大談其「王道」的詩篇裏去了：

「一心奚所託！爲君止於仁。二典傳家法，敬天及勤民。三無凜然奉，大公何私親！四序協時月，熙績在撫辰。五事惟敬用，其要以備身。六府賴修治，其施均養人。七情時省察，懼爲私欲淪。八珍有弗甘，念彼飢餓倫。九歌揚政要，鄭衛慢聖

陳。十聯書屏展，式聽師保醇，

「數詩擬鮑明遠體乾隆癸酉冬至御筆」

兩旁懸着的對聯是：「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爲天下奉一人」。

說不出任何原因，我只要稍爲回憶一下宣統皇帝過去的所作所爲，就覺得這些文字太滑稽了一些。

至於「三希堂」的來歷，是因爲在這間小屋裏藏着晉代三位名書法家的字帖：王羲之的「快雪帖」，王獻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達帖」。乾隆常在「三希堂」賞玩書畫，當時刻的三希堂法帖就放在小案上。御桌上陳設的筆墨紙硯，不用說都是精品了。

乾隆在這裏除以御筆題了三希堂的橫披，又寫了一副對聯（他是多麼愛吟詩作對啊！我的天。）上聯是：「懷抱觀古今」，下聯是：「深心託豪華」。

確如溥儀所說，養心殿是一個工字形的建築物。現在開放的是前殿；過了穿堂就進入後殿。後殿東邊五間叫「體順堂」，是皇后住養心殿的寢室，西邊北房五間叫「燕喜堂」，則是妃嬪們陪伴皇帝睡覺的臨時宿舍。養心殿這一排房子之後有一道後牆，穿過小小的牆門就通往西六宮的第一處永壽宮。溥儀告訴我，他的皇后是住在儲

秀宮的。

如果不是溥儀親口對我說，我實在很難相信當年皇帝在宮裏行走，竟會嚴肅到令人噴飯的地步。

「在宮裏行走的時候，那真是前呼後擁，最前面兩個總管太監叫聲『嗤——』，音調拖得很長，表示聖駕到了，這時大家就要趕快躲開。在這兩個總管太監之後，是排成隊伍的許許多多太監，他們抬着轎子，怕我走累了；他們抬着果盒，怕我挨餓；抬着衣服，怕我受涼。如果是在夏天，那還得帶竹葉水，蘆根，燈芯水那些祛暑藥；燈芯水說是敗心火的。還帶着香糯米，金衣祛暑丸，六合定中丸。連尿盆都帶着啦。」最後一句話逗得我們兩人大笑不止。

暗示后妃們出來的不是這個音調，應該高叫：「關防」才是。這位偽滿洲國皇帝在長春仍然維持着真實的祖規，也是出我意外的事。

我一面聽着，一面在懷疑：皇帝在宮裏散散步，除了創辦活動食堂、活動衣店、活動廁所，還要在沿途開一個活動藥房，這究竟是出於「祖制」，還是由於溥儀童年太孱弱的體質？

一看過你小時候的照片，瘦弱不堪，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我注視着他提出問

題。

「我小時候身體壞極了，像個瘦猴兒。」他趑趄了一會，接着說，「假如先生不嫌難聽的話，我可以說出來……」

「說罷。」我有一種奇特的預感，而這種預感是不無理由的。

「我，我小時候喜歡手淫。特別喜歡把漂亮的小太監叫到我的身旁，替我那樣。而且，我叫他們怎樣，他們當然就得怎樣，那就不用細說了。」

這樣看來，溥儀很早就有了「斷袖」之癖。他效法着公元前幾年漢哀帝，以至十八世紀歐洲大陸某些帝王的變態性行爲，而今天美國駐外國的使節之中，染此癖好的據說也是頗不乏人的呢。

太監，是中國封建王朝最殘酷的奴隸制度的產物。溥儀曾以末代皇帝的身份，使喚過太監而又開走了中國最後一批太監，因此對於太監問題他所抒發的議論，感慨和內幕，是耐人尋味的。

溥儀認爲，在古代原是由受宮刑的罪人，充當宮廷裏的灑掃苦役，後來因爲帝王的妃嬪衆多，用普通的男僕，有所不便，這樣就大規模地使用了太監。太監並不是受過宮刑的罪人了，而是自殘肢體謀求富貴的角色。

「在太監當中也存在極嚴格的等級制度。」他進一步述說着，「最高級的太監叫『督領事』，當時都稱爲『宮中四十八處督總管』。其次是總管，他們也是管着許多處太監的。各處都有自己的頭目人，名爲首領。在我們宮殿裏，另外還有大總管、二總管、帶班的和御前小太監。專門担任灑掃的叫『殿上』太監……。在我初進清宮的時候，太監的人數大約有一千幾百人，過去多的時候到過三千人。後來有些人受不了苛刻的待遇，又因爲改變了民國的關係，他們收入也漸漸不如從前，經常有逃跑情事。到了後來，減少到一千人左右了。」

「我身邊的太監，每天要到太后、太妃那裏去報告一番：『奴才的萬歲爺今天進了一碗膳（不能說飯），一個饅頭，半碗粥。』天天如此，如果我吃了半碗飯、半個饅頭、一碗粥，他們可不管。還是老一套的背下去。」

「宮內四十八處，有一個叫做『敬事房』的地方。它負責管理檔案和責打太監。我從小時候，就看慣了打人的事情了。因此，我一發脾氣，也就叫小太監把敬事房的太監喊來打人。打人的時候，是讓挨打的人伏在地上，一個人手拿竹板打人的屁股，一個人高聲唱打的次數……」

但是，在清朝的一些皇帝看來，不是太監等「乃鄉野愚民，至微極賤，當自揣分

量，敬謹小心。（見雍正十三年十月高宗諭），就是「古來太監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漸，慎之於始，太監原屬陰類，其心性與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動尚若嬰兒，外似醇厚，中實叵測」（見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諭）。

溥儀的一段自白，證明他曾經忠實於「法祖」的遺訓。

他帶着懺悔的心情告訴我：「記得有一次，一個太監不當心踩了我一脚，就挨了幾十大板。還有一次，太妃們看到我穿一雙線襪，認為這是習尚浮華，結果把太監們叫去罵了一頓，說是他們把我引誘壞的，這還不算，又打了一個太監二百大板。打得皮破血流的那是很殘酷的。……」

誤踩了皇帝一脚，還勉強可以當作有違「敬謹小心」的表現，至於溥儀學時髦穿線襪，那又與太監何干呢？

更荒唐的事還在後面

「我住在宮裏，歲數一年年大了。有時候我偶然聽到一些太監在背地裏說我的壞話，就大不高興。『太監想要造反？』我心裏老是這麼想，越想越可疑。於是，有一天晚上，我叫我的婉容睜着眼不要睡，留神動靜，另外我在床邊放了一根木棍，準備應付事變。」

我後來終於闖走太監，就是爲了這個原故。不過，當時北京報紙上，還稱贊我這種做法開明呢。」

他說到這裏，不太自然地笑了。我懂得在他這一笑之中譴責了自己過分脆弱的神經，而且嘲笑了那些斷然認爲可憐的太監都是「外似醇厚，中實叵測」的捧場者的智慧。

「法祖」和「敬天」的思想，在溥儀的身上留下了極深的兩塊烙印。到了宣統退位，「法祖」的問題便成爲「恢復祖業」的問題，也就是復辟問題了。

宮裏的太監們把長蟲（蛇）、刺蝟、黃鼠狼、狐狸稱爲四大將，每逢初一十五，都要上供。對於養心殿的殿神更是虔誠，奉獻整隻豬羊，也毫不吝惜。溥儀當時也是相信這些的。這也是「敬天」思想在作祟罷。

還有，過去每逢天旱成災，貴爲天子的便要表明天子與天的特殊交情。皇帝先要在齋宮沐浴齋戒，然後到天壇或是在宮裏祈雨。

順治八年，訂立齋戒條如下：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凡帝祀致齋各官，不理刑名，不宴會，不聽音樂，不入內寢，不問疾弔喪，不飲酒茹葷，不祭神，不掃墓，其有疾者皆勿與。可見清規戒律，爲數是很可觀的。

「我也在宮裏的『天穹寶殿』求過幾次雨雪，」溥儀回憶着往事道，「年紀小，所以用不着先住齋宮裏和女人隔絕。」

「是宣統三年以後的事情？」我有些奇怪。

「是的。」他坦然說。

「不管隔多少日子，反正只要下了雨，那都算是皇帝給求下來的。那時我的老師和太監們都要向我道賀，並且說只有皇帝祈禱，才能有求必應，降下雨雪來。」

他反覆地被灌輸一些無稽的神話。愛新覺羅氏的子孫，一生下來就不是凡人。因為從前在長白山有三個仙女洗澡。忽然有一隻飛鳥腳着朱果掉了下來，恰好落在其中一個仙女的嘴裏，這樣她便不能飛到天上，懷了孕，生下來的孩子就是清朝的始祖。

溥儀因此相信過，他一出世就是奉「天命」而統治人民的「聖人」。

使溥儀多少知道一些現代知識的是他的英文老師莊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溥儀雖然從一九一九年起，就跟莊士敦學了三、五年英文，可是我敢打賭，如果這位一八七四年出生的蘇格蘭老頭兒仍然活着的話，只為了一個理由就完全會斥責他的學生。因為，溥儀早把英文荒疎到了驚人的程度，他連自己英文老師的全名都寫不

出來了。

他在我的紙上，塗改了好幾個英文字母，最後只能這樣寫着：「雷湛奈爾德·弗萊明·莊士敦」。

提起莊士敦，我的讀者們也許會特別發生興趣。因為在一九〇〇年前後，他在香港擔任過港督私人秘書的一類官職。

無論如何，溥儀也還沒有使我過分失望。他告訴我：

「推薦莊士敦做老師的，名義上是民國的大總統徐世昌，其實是李經邁（李鴻章的第三個兒子，曾經隨着溥儀的七叔載濤到外國考察陸軍。——著者註）。聽說，莊士敦以前做過英國駐威海衛行政長官。這個人在當時可以算是『中國通』了。他在亞洲住了二十多年，到過中國的二十幾省，四大名山之中，除了西嶽華山之外，他都去過。會說中國話，研究過老莊和佛經。」

「你跟他讀些什麼？」我問。一面在想，徐大總統做過清朝的巡警部尚書，東督，民政部尚書，倒是一個不忘「皇恩」的角色呢。

「讀一般的英文課本，還讀英文四書。」溥儀答道。「起初，因為他是外國人，我每天下午倒都是按鐘點到毓慶宮讀英文去的，英文『四書』裏有不懂的地方，先去

問問漢文老師，還算認真。後來，也就馬馬虎虎了。英文老師也要依着我，我更懶得念書，他就不敢不放假。

「他經常說，他的國家是怎樣富強，科學技術怎樣發達進步，人民怎樣幸福……，這都增加了我對西方列強的盲目崇拜。莊士敦還喜歡跟我講他到各地旅行的故事，誇說歐洲各國是如何的繁華富麗，我非常嚮往。這時，我心裏暗想：『我從三歲到這深宮裏來，連一個人到大街上去看看也不成，這樣下去，豈不是要永遠在這小圈子之內牆裏面待着麼？什麼也看不見。聽不見。』因此，我有了到西歐去留學的念头。那時正在讀中國的舊歷史，又想到歷來的改朝換代，末路皇帝都沒有什麼好下場。現在軍閥混戰，『優待條件』固然隨時可廢，我的性命恐怕也要發生危險。怎麼辦？不如到歐洲留學，開開眼界，倒是不錯。我和左右的人一商量，除了莊士敦之外，個個都表示反對。」

「什麼理由？」我進一步問。

「他們說：『優待條件』是中華民國和清室兩方面簽訂的，也是國際上公認的。怎麼能由單方面廢除？」

民國對清室的「優待事件」，是民國元年訂立的。要目如下：

- (一) 清帝遜位之後，其尊號仍存不廢，以待遇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 (二) 清帝遜位之後，其歲用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給付；
- (三) 清帝遜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照常留用；
- (四) 清帝遜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隊保護；
- (五) 對於清族的優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免兵役之義務。

根據第三條，溥儀當然不可以到歐洲留學。不過，那些人是抬出「優待條件」做幌子的。溥儀今天明白了個中道理。他斬釘截鐵地說：「他們怕樹倒猢猻散。我一走，他們的飯碗、地位都沒有了。他們是吃我的！」

這樣，莊士敦所鼓吹、所慫恿、所贊成的計劃，竟成泡影。但是在溥儀這方面，却是此心未死的。

我突然岔開了話題拿出一張剪報來，問他：「你那亨利的名字，是莊士敦起的？」
「是的。」他對亨利兩個字持着比較冷淡的態度。

「聽說，你後來在天津很愛替家裏人起個英文名字，你看……」說時我把伯雨先生所寫的一段「溥儀張園之趣事」（原載十一月十五日港大公報「小說林」）放在他的面前。（要是在幾十年前，應該說是「進呈御覽」了罷？）我希望他從「例

如彼自名亨利，妻名伊麗莎白」的地方看起。

他果然又換了一副眼鏡，看啊看的，不禁笑了起來。他低聲咕囔着：「對，對。伊麗莎白就是婉容，莉莉是三妹，不過……前面錯了一個字，二妹的團名不是「穎和」，是「韻蘇」。她也叫瑪麗，對，是我起的。」他抬起頭繼續說下去：「我幾個妹妹都是用韻字排名的：二妹叫韻蘇、三妹韻穎、四妹韻端、五妹韻馨、六妹韻瑜、七妹韻歡。」

我很快地意識到，這位伊麗莎白皇后和亨利皇帝的羅曼斯，想必精采，怎能輕易放過呢？

溥儀答覆了我的問題。但從神色上看來，他並不是怎麼興奮的，不像別人回味他的七戀那樣。

「我是憑相片挑選皇后的。先挑中的是文繡，滿族人，可是四位太妃裏有人嫌她太窮，又不美，於是又拿出一批相片來，我這次挑了婉容，她跟我同歲，是蒙族人，號慕鴻。這樣，婉容就成爲皇后，十七歲（實足年齡是十六歲。——著者註）那年我們結的婚。可是四太妃她們又覺得我既然先選上了文繡，她就不應該再嫁給皇帝以外的人，說是也把她找來罷。文繡同時來了，稱爲淑妃。」

溥儀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結婚的，農曆十月十三日。那一天恰巧是星期五。這是當時轟動北京城一件非常滑稽的大喜事。

早在三天以前，大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就忙亂起來。他派了文宣官田鴻、武宣官韓誠帶着總統致贈清帝結婚禮物八色，送到乾清宮去了。

八色禮物是：波金龍鳳雙如意一柄；景泰藍龍鳳瓶一對；景泰藍龍鳳盒一對；九柱玻璃燭台一對；湘繡鸛字中堂一件；湘繡喜聯一對；繡花幔帳一件；緞金衣料八疋。喜聯上寫着這樣善頌善禱的語句：「漢瓦當文延年益壽」「周銅盤銘富貴吉祥」。

這位大總統對皇后也不敢怠慢。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同一天派人送了奩儀四色到北京帽兒胡同（在北城，靠近地安門——著者註）榮源的家裏。那是三鑲如意一柄，百鳥朝鳳銀瓶一對，湘繡掛屏四幅，印度花綢衣料四色。

大概因爲新娘皇后是蒙族人的緣故，所以報紙上說，內蒙王公也紛紛抵京道賀呢。這位末代皇帝大婚的盛況，三十五年前大公報天津版有下列花絮報導，應該說是可貴的歷史新聞了。現在連同原標題抄錄如左，標點符號也仍舊。

★大婚彙聞

(續)

▲神武門前之熱鬧

▲中華民國禮官之贈品

▲總統之奩儀

▲婚禮時刻及節目

▲徐太保禮單千犯宸嚴

▲黃浩金錢一百個

昨(二十九日)神武門前。汽車馬車騾車都攔得滿滿的。神武門額繫有彩棚。中間那兩扇舊門居然開放。對過的北上門裏有許多兵。再往東去。路上有臨時站崗兵。領上有內城兩個字。在九點鐘的時候。瞧熱鬧的人擁擠不開。出入神武門的。都是十一年沒有見過的服色。頭上頂着些各色球兒。身上是些花斑斑的衣服。更有些耀武揚威與文縐縐花人兒。坐在一輛汽車上。一直向後門馳去。還有年輕的男子與女子站在馬路旁邊。說是皇帝的送嫁粧。那些抬嫁粧的人都套上一件花衣。頂着一頂大帽。一

步一步的向神武門裏走去。這些站崗兵。彷彿是一種陳設品似的。或者因爲多。怕鬧事。故特地叫來彈壓。亦未可知。大中華民國所派致賀專使黃開文。物致送清帝。共有二色。爲三鑲如意。及花緞衣料。又總統於二十七日致送皇之后邸齋儀四色。三鑲如意一柄。百鳥朝鳳銀瓶一對。湘繡掛屏四幅。印度花四色。陰歷十一日午時。淑妃粧奩入宮。十二日丑時。淑妃入宮。十二日巳時立式。十三日午時。皇后粧奩入宮。十三日寅時。清皇后入宮。十四日清帝后門。入北上門。至壽皇殿。行禮。十五日午時。乾清宮受賀。又聞前大總統徐曾爲前清太保。至今清室猶有太保徐世昌名（並未辭職。或云尙領太保之俸。）大婚。徐送禮四色。一爲如意。二爲紫檀八合圓桌。三爲彩緞尺頭（尺頭就是著者註）。四爲屏風。禮單具名徐世昌謹贈五字。清帝頗不謂然。說徐世昌還之職。如何用徐世昌謹贈五字。他如果是現任總統。我們應當尊崇他。他既不職員。又係皇室太保。未免不合規矩。前義國出使大臣黃浩。昨進奉清室宣統元一百個。

（原載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大婚薈誌

(京)

★婚禮已告完成

★與民國總統之酬酢

★梨園子弟白髮新

★國會謀實然風景

★提出取消優待案

清室婚禮。可謂於昨日一天一夜。而大禮完成矣。淑妃於昨日黎明。業已進宮。新后於昨夜三時。(即舊曆十三日午前寅時初)迎入禁籞。一時鳳輿龍旗。朝服儀。小朝廷不異昔時。吾儕觀之。續往事於秘辛。紀逸聞於勝國而已。總統派公府黃開文大禮官。為致賀專使。並派陸軍中將王恩貴。陸軍中將羅澤暉。陸軍少將張青林。陸軍上校殷同保四員。均著民國大禮服。隨同前往。於十二月一日夜三鐘。(即舊曆十月十三日寅時)入乾清門。由導引大臣引至乾清宮。清帝起立。專使行一鞠躬。前行三步。又一鞠躬。再前行三步。又一鞠躬。清帝答禮如儀。專使致賀詞。清帝答謝。

前行三步。握手。彼此寒暄數語。專使行一鞠躬。退三步又一鞠躬。再退三步又一鞠躬。清帝一一答禮。專使退出。禮畢。清帝派員勸載濤。於十二月二日上午十時。至總統府。代表致謝總統云。清帝大婚之次日（即舊曆十月十四日）。清宮演戲三天。每日前三齣。係昇平署戲。昇平署在極盛時。當差者有一千餘人。現時只有一百三十餘名。梨園子弟白髮新。西宮南內。非復昔時矣。內廷演戲。昇平署戲先演。然後各名角。傳差入內演戲。以盡一日之歡。正當此樂事融融。春色正酣之際。忽然來一噩耗。則有取銷優待條件之提議是也。據云溥儀結婚。轟動全國。近日報紙所載各節。均與共和國體有關。而一般亡國大夫。反以參與其間。以爲榮耀。民國政府派員酬酢。尚可援引優待條件。獨有曾任民國大總統之徐世昌。戀戀於大保頭銜。貢納禮物。致爲溥儀所挑撥。謂徐爲清室太保。竟不稱臣。應予處分。以昭炯戒。其藐視民國。與夫徐世昌之不自愛惜。均足爲全國之羞。而國會方面因此刺激。遂有鄧元彭之提議。取銷清室優待條件。並禁止一切帝制儀仗以杜亂萌。鞏固國本一案。茲將其原文錄下。查民國成立臨時參議院。訂有優待清室條件。所以昭示共和國家之寬大。非所優容帝制餘孽之尊崇也。我中華民國。既定爲共和國體。一切人權平等。無特殊階級。昭垂中外。十有一年於茲矣。何物溥儀。不知自愛。生存於五色國旗之下。膽敢

藉結婚之儀仗。特標榜其黃龍旗大皇之徽號。形似滑稽。事同背叛。其至發生各國公使觀禮問題。若非速予制裁。竊恐禍機隱伏。有不能幸免者矣。本席提議此案。不惟無怨於清室。且深具愛護之隱衷焉。彼溥儀一雛齡之孩童耳。日與昏耄庸賸三五輩。伏處宮禁之中。何異小娃之觀天。夏蟲之語冰也。不識世界之潮流。不知國本之重大。徒爲匹夫匹婦之諒解。涇涇自守。意謂關門皇帝。稍涉奢侈。何傷大雅。特操黃纛。亦足自豪。而不知禍人家國。固已罪不可追矣。回憶民六張勳復辟。一時黃龍招展於京津間。可以爲彼蓄長辦戴翎頂者。一洩憤懣鬱塞之氣矣。然一方既陷謀害民國之危險。一方面即啓覆絕清室之禍機。曾幾何時。覆轍可鑒。本席不欲按其復辟叛國之罪。只認其爲不合潮流不適國體。請將優待條件取消。猶是心存忠厚。不加攻訐之微意云爾。至於一切帝制儀仗。亟應禁止者。不惟無謂虛文。徒亂人意。且與共和國家制度抵觸。斷無存留之理。特此提請。是否有當。即請公決。提出者鄧元彭等。(原載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也許還有讀者要知道更全面更生動一些的實況，特別是街頭景色，迎親行列和婚禮氣派，那麼，請看這一段絕妙的舊聞：

★大婚寫真

(東)

▲清宮婚禮

▲大為開動

▲歷史遺跡

▲有開視聽

舊曆十月十二日夜(即十三日上午)十二點鐘。清室恭迎皇后自東華門中門出。門上釘有門神。即神荼鬱壘也。神武門景運門乾清門皆有門神。彩飾門首繫一大彩坊。坊柱以黃綢紮作龍形。左柱懸一紅紙牌。上書「觀禮慶賀人員均由神武門出入」字樣。門之左右。裝水月電燈四個。並有軍警兩排。在此守衛(警士着大禮服)。迎親之秩序。下首先為步軍統領衙門馬隊。次為警察隊馬隊。再次為保安隊馬隊。再次為軍樂兩班。再次有黃緞銀頂轎一頂。黃緞銀頂車三輛(無人乘坐)。鑾駕七十二件。(龍鳳旂傘執事等)。又黃亭四駕。(亭內裝印鳳冠霞佩等)宮燈六十個。及頂領輝煌之清室官員。暨民國軍警方面派去照料人員等。其後為警察保安隊。步軍統領衙門

步隊。又軍樂隊兩班。後爲正副大使（正爲慶王副爲鄭王）。一捧聖旨一捧聖節。最後係皇后所乘之金頂鳳輿（三十二抬）。左右前後。除民國軍警護衛外。更有清室官員三十二名。隨從由東安門出。北向經北池子。往西北進三座門。過景山東街。出地安門中門。地安門大街。入帽兒胡同。西至皇后邸。邸門繫彩坊。與東華門者同。后父后之兄弟等。已在門外跪接聖旨聖節。后之父兄隨大使後入內。鳳輿亦一同入內。約十五分鐘之久。即出帽兒胡同東口。走南鑼鼓巷向東經北皇城根寬街。南行過大佛寺。馬市大街。至丁字街向西進東安門大街。渡橋入東華門。時爲三點四十分。是日抬轎打執事等人。皆係鑾輿衛當差之人。一律剃頭。聞剃頭者均須加價。以爲講究。經過路線。以黃土墊道。馬路兩旁滿佈軍警。沿途觀者有數萬。更有無數乘汽車馬車洋車之中外男女等。前往參觀者沿途如堵。清皇后鳳輿出宮時。爲正十二點。出宮以前。宣統升乾清宮。送鳳輿。非清廷有職務人員。瞭望不得知其詳。但見清臣叩賀而已。鳳輿之前。儀仗先行。即外間一般人所見情形也。又王公大臣派往后邸者。皆乘朝馬從神武門出。先至帽兒胡同。瞻禮人員發出憑證約二千枚。又慶賀瞻禮徽章一千二百餘枚。入內者皆登名簿。第一入者爲溥珣。最後列名者爲聶憲藩。共有二百三十七人。其中西洋男女瞻禮者。約二十餘人。（均以私人資格）日本人四人。中國女子

三人。議員着乙種禮服者。約二十餘人。武官着民國大禮服。及文職着燕尾服者。約二十餘人。其餘或係清室官員。或係舊臣遺老。均着清制禮服。以上各職禮人員。均自神武門入。而西而南。至御箭亭待棚。並設有茶會。（東方飯店承辦）備茶點水酒之類。景運門兩旁皆燃羊角雙喜字。立杆燈五十對。（類似庭燎）南路鋪厚棕地毯。轉至乾清門。並有儀仗器具。乾清門內。高角路上。兩旁漢白玉欄杆。均有鐵燈。記者至乾清宮階下爲止。兩進則不能入矣。夜四點鐘景運門乾清皆門關中門，鳳輿入宮。各儀仗兩旁分立。中西音樂會樂隊以後四黃亭兩旁分置。鳳輿抬入。自函路北行。入乾清宮。以後情形。不得而知矣。鳳輿入宮時。普通觀禮人。及外國人均在景運門外。無執事者。不得入乾清門。總統所派致賀清帝大婚專使入宮時對。夜間不便。於本日正午十二鐘。始往致賀云。

婉容的父親榮源是內務府四大臣之一。前面提到教溥儀吃西餐的那位漂亮的貴族小姐，正是「末代艷后」伊麗莎白——婉容。誰知道。性的飢渴和吸毒的嗜好。後來竟然使她四十四歲那年在哈爾濱結束了悲慘的生命。

溥儀跟我講過他打電話的故事。要是如實地加以轉述。就不可避免地牽涉到那位名字可以用「孫行者」作上聯的人物。好在，「胡適文存」裏對那個故事不會諱言。

而 又早在一篇雜文裏諷刺過。是件盡人皆知的事。那麼，我現在轉述溥儀所講的話。就不妨當作旁證看。雖然我並無絲毫的考據癖。

電話的故事。溥儀是這樣跟我講的：

「爲了好奇。後來我在宮裏安了電話。是哪一年的事我記不清啦。在安裝之前，左右也有人反對。一個理由是，宮裏從來就沒有電話，所以現在和將來也不應該有；還有一個理由是，以皇帝之尊，和外界頻通電話交談，很不相宜。不過，那時我的年歲也不算小了，他們拗不過我，只好把電話安裝起來。」

「我第一個電話是打給徐狗子的。他是一個雜耍演員。回想當時的情形，非常可笑，我等號碼接通以後，就在電話機旁邊高叫一聲『徐狗子！』然後趕忙把電話掛上，我是誰？對方不知道；對方聽到了沒有？我也不知道。」

「第二個電話，大概就是打給胡適之的了。爲什麼偏偏要打電話給他呢？因爲，莊士敦在我面前提到過這個人，說他是新文學家，又說『胡適』就是『胡說』一類的話。我於是很想見一見他。電話接通了，是胡適自己來接的。他問我是誰，我說：『我是宮裏，宣統。』接着我就說明了我的意思。不久，他果然來了。他來見我已經稀奇，可是還有更稀奇的。他一見面就稱呼我：『皇上』。我當時想。一個新文學家

怎麼也稱我爲皇上呢？怪事。怪事，我對他的稱呼是「先生」。談些什麼，我都記不清了。

「那一次胡適之和我見面以後，在我的左右又引起了小小的風波。一派表示不滿，說：『皇上怎麼可以把這樣一個新文學家找來呢？』一派洋洋得意地說：『瞧！連這個新文學家都給皇上征服了呵！』」

如果胡適之先生本人或者他的朋友，竟然有興趣關心當年宣統「皇上」今天對他是怎樣看法，那我倒可以奉告一點：溥儀如今對他已經缺少敬意。

民國以後。溥儀在宮裏過生日（農曆正月十三日）的趣聞，從當年的「小壽星」自己的嘴裏講出來。更加生動逼真。他說：

「北洋軍閥的歷任大總統逢我過生日的時候，總要派總統府的大禮官爲專使，到紫禁城乾清宮來和我見面，並且隆重地說着：『大中華民國大總統向大清大皇帝問好』之類的祝辭。」

「當時的祝壽儀式是怎樣的？」我忍不住問下去，因爲這件事實在是可稱千古奇

聞的。

「祝壽儀式按照清廷接見外使辦理。我坐在乾清宮寶座上，底下兩邊站着御前侍衛，一個個帶着刀。桌上放一個黃色的匣子，答辭就放在裏面。等到讀完祝辭以後，由內務府大臣紹英拿出答辭宣讀一遍，讀完交給我。這時中華民國的專使就鞠躬退出，禮成。我結婚那一年的生日過得特別滑稽。中華民國的專使是蔭昌（註：蔭昌，滿族人，幼童時代被挑送德國學習陸軍，宣統年間做過陸軍部尙書，民國初年任總統府侍從武官長，又做過馮國璋代總統的參謀長。此人依附袁世凱與革命黨人爲敵。）他照例進行了這段儀式之後，忽然口稱：『我還要代表我自己向皇上……』說着就認真地行起三跪九叩首的禮來。」

溥儀慢條斯理地講下去，聲色不動，使我第一次領略到他的幽默感。

這種破格的優待，並沒有能使溥儀安於現狀。誠然，從金錢方面說，民國支給清室的歲用，日漸減少。據溥儀說先是四百萬兩銀子，後來改爲四百萬元，民國政府財政困難，後來也有支給一二百萬元不等的。從地位方面來說，他已被宣佈爲廢帝。從宮禁方面說，限制在乾清門以北地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是不能涉足的了，而且清室人物出入都得走北面的神武門。但是，十多年「關門皇帝」的生活，不

能說沒有溥儀認爲滿意的地方。因爲富貴尊榮、名亡實存。對於溥儀說來，真正可怕的是嗾使他圖謀復辟的勢力。一九一七年曇花一現的張勳復辟，當時溥儀就認爲是「忠臣」的行徑。「忠臣」。時髦一點說，就是一「忠貞之士」了罷！

溥儀毫無保留地向我承認，在一九二四年馮玉祥將軍逼宮前兩三年光景，他已經做過兩次逃出紫禁城且到外國乘機觀變的嘗試，失敗了的嘗試。

第一次留學英國的計劃雖然遇到了打擊，但是溥儀並沒有死心。他曾經和他的同母弟弟溥傑（後來有「傑二爺」之稱的人物）商議，打算兩個人秘密逃出紫禁城。然後依靠當時駐北京的外國使館幫助，再到英國去留學。

溥儀說，英文老師莊士敦同意了之後，我就託他想辦法。莊士敦說去托北京外國首席公使——荷蘭公使歐登科。於是溥儀親自打電話給這位公使提出請求，答覆是派汽車來接。傑二爺登門提出請求，也答應了。

毛病出在汽車身上。

公使館派來的汽車只能停在紫禁城外。城裏有「護軍」，也就是宮裏的警察，在各處佈崗。這些護軍歸內務府大臣管轄，而溥儀的父親載灃却有支配內務府大臣以下的大權。所以，溥儀要想收拾細軟堂而皇之地走出皇宮，當然會遭遇到極大的困難。

載灃爲了自私的和眼前的利益，早已表示反對他出洋留學的了。

溥儀在失敗之後，又和溥傑商議從皇宮西北角的一個小門裏私奔出來。這小門後來給我找到了，是在故宮北部延暉閣的西側。

但是，這次私奔又因爲洩密而流產。

在他準備行李，分錢給近身的太監的時候，不料走漏了風聲。結果是載灃下令，嚴閉宮中各門，一時竟然斷絕了出入。

這裏，我想插叙一段醇親王載灃和他的「福晉」（夫人）的趣聞。

許多人都知道，載灃是醇賢親王奕譞的庶子，和德宗（光緒皇帝）是異母兄弟。他的福晉是榮祿的第八個女兒，也就是當時北京人稱爲「八妞兒」的那位姑娘。月下老人是誰呢？「提起此馬來頭大」，——慈禧太后。

載灃除了能够以監國攝政王的身份抱着三歲的溥儀在太和殿登極的本領以外，其餘的辦法大概是不多的。連清末內務府大臣金梁（滿族人）也對他恭維不下去，長嘆一聲「難矣哉」了。有記載爲證：

「攝政王日至乾清宮聽政，並召見臣工，皆賜坐。王頗自勵，思圖治。章奏皆親批閱，仿雍正硃批，示精核，而苦不得要領，往世辭不達意。又爲諸貴要牽掣，遇事

不復能行其意。衆皆失望。有人觀者，常坐對無言，即請機宜，亦囁嚅不能立斷。回憶太后訓政，皇帝不敢擅語。太后或令指問，亦匆匆一二言輒止，不敢及政要，而攝政王何所顧忌，乃亦如有禁格？識者早知朝政不能問矣。余嘗遇事進言，王領首者再，似頗許可，旋復茫然如無聞焉。難矣哉！」（引自「光宣小記」）

形容這位王爺頗頂無能最出色的，我想莫過於胡若愚先生（當年少帥張學良的私人代表）在天津講給我聽的下面一個故事。

「民國初年我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常到（北京）花旗銀行去，倒不是因爲有存款或者是去存款；我愛唱京戲，那位姓任的朋友會拉胡琴，他在花旗銀行做職員。有一天，那是夏天，我又去了，看到一個老頭兒打扮好奇怪：穿一件羅大褂兒，右手拿着一把鵝毛扇，拿法也挺特別，只用姆指和食指捏着，其餘三個手指高高翹起。左手提着一個女人用的錢袋。他是到銀行來取存款利息的。嘿，一取就是七千元，當時花旗銀行的利息很低，（據說大概只有二厘到三厘。遇到兵荒馬亂，它就備提存款，如要續存的不但沒有利息，反而要承担一筆保管費的。——著者註）數目可不小啊。這老頭兒妙極了，他拿了七千元就點將起來，分明是點好了的偏又放在沒有點過的那一大疊鈔票裏，這樣左點右數，傷了不少腦筋，依然是一筆糊塗帳。我在一旁看了實

在替他着急，於是告訴他，最好把點好的鈔票另外放在一邊，不要混在一起。那老頭兒想了想，認爲有理，還向我表示感謝呢。事後一打聽，才知道就是鼎鼎大名的攝政王載灃。」

載灃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後死於北京的。因爲那一年還有人見到過他。

至於溥儀的生母瓜爾佳氏，那位妙齡時代有「八姐兒」之稱的人物，似乎比自己的丈夫能幹得多。也許可以說，她是一個大膽的女性罷。有才智，愛時髦，放蕩不羈。

照英國人漢蘭德·白克好司所著「清室外紀」裏的說法，北京各處酒樓、戲館、商店、集會之中，都有她的足跡。她看戲不帶隨從，只跟着她的承繼兄弟良桂同行，而良桂據說是當時北京有名的纨绔流氓。她趕廟會，看賽馬，參觀城外的市集，她到哪裏，後面就擁上一大羣人，把她當做「新聞人物」。

據說，有一次載灃鼓足了勇氣責備這位夫人，說：「你常親自到南城前門外一帶去買東西，也不帶侍從，這恐怕和禮制有些不合罷？」

她答道：「歐洲皇后王妃都是這樣的，我仰慕它們的文明仿倣一下。你不用來管我！」

還有一種說法，說她不怕權勢，是敢於對西太后抗聲而言的少數人之一。西太后有一天竟對她的爸爸榮祿這樣說：「你的姑娘很頑皮，無論什麼人，她都不放在眼裏，連我她都不怕。」

令人遺憾的是，這位「福晉」對於受賄是同樣大膽的。一九一九年沃丘仲子所著「當代名人小傳」裏，在論述載灃的時候，就有這麼一段描繪：「每召見臣工，默默相對，即語亦弗中窳要，且面上恒有傷痕，或謂是其妻納人賄，屬灃具以官，灃有難色，妻以是創之也。」又說：「其妻亦交通內外，務鬻爵納賄。」

看來，載灃那筆利息高達七千元的存款和其他存款，未必和這位生財有道的太太無關。

另一方面，她的兒子溥儀三歲入宮，直到十一歲才能一見，這又是令人把同情寄與她的了。

話說回來，出國留學的兩次挫折，並未嘗使溥儀甘心的。他此後作了更長遠更犯罪的打算。

溥儀沉痛地說：「後來，先是托人在天津舊英租界戈登路替我買了一所房子，接着我又和溥傑商量，讓他以陪我讀書爲名，每天把宮裏的文物字畫一包袱一包袱地往

外運，這樣運了大約有半年，都是運到天津去的。一旦離開北京以後，我就想變賣字畫出國留學。

「總數大約有多少？」我不大愉快地問他。

「記不清了。反正都是最珍貴的，有宋版明版書籍。畫卷、畫冊、掛軸，還有一小部分珠寶古玩。手卷有一千多件，冊頁幾十件，宋版書都是原來存在昭仁殿的，昭仁殿在乾清宮的旁邊。……」

「其中最名貴的字畫有哪些？」

「那可多了。王維畫的人物；王羲之的字帖，不是三希堂法帖；鍾繇的字；馬遠的長江萬里圖；懷素的草書；宋高宗的字畫；至於趙孟頫的那就更多了。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還有司馬光資治通鑑的第一版，米芾、董其昌的字畫……」

名貴的古代文物給一批批運走了，然而盜運者的命運並不美妙。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發生了轟動全國的逼宮事件。溥儀有生以來第一次被迫離開了他居住十六年的紫禁城。主持這件事的是馮玉祥將軍，當時的國民軍總司令。

逼宮的情景，溥儀是跟我談了的。當時他在儲秀宮和后妃們在一起，是內務府大

臣紹英、耆齡他們慌慌張張
鹿鍾麟等人握了手。後來，
完整地知道那富有戲劇性的

在天津著名的飯館周家
我的一個朋友。

「談起逼宮這件事來，
從容地說下去，他帶着濃重
動復辟。當時我們許多人覺

「是啊，我記得有一個
了，曹錕甚至到處打聽會寫

「是這樣。……我們是
黃郛（膺白）、警察總監張
時就想，千萬不能打草驚蛇，
了。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

題。我想了一想，伸出兩個手指頭。

「黃膺白就問：『要兩萬？』我搖搖頭。

「他又問：『那麼兩千人不是？』我又搖搖頭。

「他最後說：『總得帶二百罷！』我還是搖搖頭。我說：『只要帶二十個人的手槍隊。』他們一切都信任我，沒有反對。第二天，我帶着手槍隊，自己懷裏又揣了兩顆手榴彈。進宮以後，看見一個守衛的，叫他站住，不許動；看見一個送飯的，挑水的，也是如此。跟着我就去找內務府大臣紹英，說明了來意，限溥儀在二十分鐘以內離宮。

「我還對紹英說，景山上已經架好了大砲，過了二十分鐘就向宮裏開火。我呢？我可不能犧牲在自己的砲火之下，說時就將懷裏藏着的兩顆手榴彈，往紹英面前的桌子上一擲。紹英嚇壞了，答應立即報告溥儀，他又苦苦央求，希望寬放些時間，收拾行裝。我說：『再加二十分鐘』。轉身又吩咐手槍隊：『告訴弟兄們，再加二十分鐘為限。』」

「後來呢？」我問。

「後來，溥儀就在這四十分鐘以內離宮了。我們替他準備好了汽車，把他們送到

什刹海的醇親王府，他父親的家裏。」

乘坐第一輛汽車的是鹿鍾麟，溥儀和隨從人員乘第二輛，溥儀的后妃等家屬乘第三輛，張璧乘第四輛，紹英等人乘第五輛。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北京「社會日報」是這樣登載的。

「到了他父親的家門口，我就跟溥儀握手，並且問他今後是自稱皇帝呢？還是用平民的身份？溥儀說願意用平民的身份。我說，那我們就保護你。」

但是，在醇親王府，溥儀過的日子不是平靜的，也不可能是平靜的。

溥儀說：「不久，鄭孝胥來了，還帶着日本駐北京使館的一個武官和一個日本大夫。勸我借口有病到醫院治病爲名，偷偷跑到日本兵營去。他們硬說馮玉祥會不利於我。但是我的父親不敢這裡做，他想，住宅的四周都有馮軍包圍，我一脫身，要起人來，他可負不了那個責任。這是第一次。鄭孝胥他們的計劃沒有成功。」

「後來，鄭孝胥、陳寶琛、羅振玉、莊士敦他們都說馮玉祥將要對我不利，說得我也相信起來。於是瞞着我的父親和家族裏的人先住進北京的德國醫院，後來轉入日本駐北京公使館住了好幾個月。」

「在這以前，我還託莊士敦向英國駐北京公使麻克類商量過，想住進他的使館。」

可是那位公使以地方狹窄爲辭，婉轉拒絕了。

「是羅振玉和日本兵營竹本大佐商量以後，我才住進日本使館去的。日本公使芳澤謙吉接待我，非常殷勤。」

好一個殷勤好客的芳澤，商行瀛老先生也告訴過我：「芳澤把正間的房子讓出來，芳澤的妻子也親自出來照料侍候。」

溥儀住在日本公使館裏，當然不是長久之計。他後來把他移居天津的計劃，派人向段祺瑞接洽過。段說，要派軍隊保護。溥儀心想這又要遇見馮玉祥將軍的部隊，害怕了。於是在一天夜裏，由芳澤謙吉派了日本駐天津的警察署署長和幾個日本警官，「護送」着溥儀，秘密地乘火車到天津去了。

同行的還有羅振玉、羅福葆父子二人。

這已經是一九二五年的事了。這年溥儀二十歲，實足年齡是十九。

至於那位莊士敦爵士，在前一年就從溥儀那裏得到了一份很風雅的差事——「夏宮」頤和園的管理人。

（上集完，全文未完。）

二、寓公生涯

採訪歸來，我坐在從天津回到北京的特快火車上忽發奇想。

如果時光竟可倒流，讓我看一看一九二五年春天坐在火車裏迎面而來的溥儀該多麼有趣啊！他也許還是帶着一副大大的黑邊眼鏡，像我三天前在撫順看見的那樣吧？當然，他的身體不可能像現在這麼結實，心情也不會太好，即使美麗的伊麗莎白皇后和淑妃偎依在他的身畔。他會靦覷地向我介紹和她們認識嗎？

如果在相逢的瞬息之間又竟然能作長談，溥儀是否肯向我傾訴衷曲？他那褪了色的金黃色的帝王生活，既已蒙上了一層灰暗，到了天津之後，又會變成怎樣一種情調？從某一方面說，他的靈魂和肉體都在禁錮之中，他能自由自在地向我一笑麼？

不，不。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而且這種想法是多餘的。

我已經知道了不少。我想，溥儀沒有辦法不承認，今天乘飛機、坐火車以及趕着火車進北京城的任何人，都會比他這個從北京城跑出來的皇帝幸福萬倍。

溥儀當時到了天津車站，早就有一大羣人在等候他，迎接他。這裏面有日本駐天

津總領事吉田茂，也就是在鳩山一郎以前做過日本首相的人物，有日本領事館人員和日本軍界人士。據溥儀說，一共有好幾十人。

在天津大和旅館住了幾天，溥儀便正式開始寓公生涯了，先住在舊日租界的「張園」。據說每年租金五萬兩。後來搬到舊日租界的「靜園」，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去東北為止，他沒有離開過天津。

張園是張彪的私宅。張彪又是何等樣人呢？給武昌起義嚇破了胆子的第八鎮統制就是他。孫中山先生逝世前就是在張園的住處病倒的，我問溥儀可知道這回事。答覆很妙：「我知道孫中山先生在前一年住過張園，可是當時要問我三民主義是什麼，那我就不知道了。」稍停了一停，他又說：「張園的房子並不好。記得有一次大雨，屋子裏都積了水，想辦法給舀掉的。後來我還買了頭十所房子，詳細數目記不清了，反正每月房租收入也有好幾百塊錢。」好啊，香港有驕悍的包租婆，三十年前我們這裏也有弱不禁風的包租皇帝呢！

談到「靜園」的主人，也非無名之輩。他是五四愛國運動中以賣國賊姿態出現的幣制局總裁陸宗輿。此人和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都具有遺臭萬年的資格，斷無疑問。

「你不是說在天津英租界戈登路買了一所房子嗎？爲什麼不去住啊？房子小了，還是嫌它不好？」我問。

「我從來沒有去住過。住在日租界，人家『保護』起來方便。」他無可奈何地回答。但是，被人『保護』的溥儀却沒有能『保護』文繡在自己身邊，長久地做他的妃子。這位前任皇帝第一次嘗到了「齊人之憂」的苦味。「婉容很厲害。她不讓我接近文繡，也就是淑妃。日久天長，文繡對我的感情自然很壞，後來逼得她非跟我分手不可。」溥儀談起這件事，心裏好像還有一個疙瘩。原來在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月間，淑妃向天津法院對溥儀提出離婚的訴訟，並且要求贍養費五萬元。這種對簿公堂的辦法，當然影響皇帝的聲譽，最後是溥儀託人私下了結，自然少不得送一筆財產。他說話時顯得不太高興，雖然他在天津的時候，還特別送婉容一個金戒指，並且用英文刻着「亨利送給伊麗莎白」的親密字眼。

「文繡的下落呢？」我關心地問。

「我也不知道。」他快快地說。

「你帶多少侍從去天津的？」我換了一個話題。

「三十幾個。廚子、司機、僕人，還有會武術的護軍。」

「常出衙麼？」

「時常坐汽車出門，買些東西，吃吃館子。我喜歡吃「起士林」的西餐。在北京的時候，根本就沒有逛過大街。……」

「東安市場在哪兒知道罷？」我忍俊不禁地問了一句。

「連這個我也不知道。」他難爲情地回答。

「在天津七年，喜歡玩些什麼？」

「喜歡玩石頭子兒，再就是養熱帶魚。」

「對京戲的興趣不壞罷？你是在北京長大的啊！」

「我從小就愛看武戲。」遇到文唱，我就想走了。」

「聽過梅蘭芳的戲麼？」

「啊，梅蘭芳先生！」他不勝景仰的說，「他前些日子還到日本去演戲呢。」

好極了，好極了。我是在報紙上看到的，您當然早知道了。第二次聽梅蘭芳先

生的戲是在天津，第一次在北京。兩次都……」

「兩次都怎麼樣？」我發覺其中必有文章，急忙問下去。

他沉思了一會說：「端康太妃（瑾妃）過整壽的那一天（註），宮裏把楊小樓、

梅蘭芳、尚小雲三個人找來唱戲。唱完了戲，我就給（當時的說法就是『賞』了）他們每個人一只鼻煙壺。左右知道了很有些閒話，他們認為優伶是低賤的人，不應該『賞賜』那樣的厚禮。那幾只鼻煙壺都是乾隆的。

「第二次在天津日租界戲園裏聽完了梅先生的戲以後，想不到遺老胡嗣瑗竟向我『進諫』了。大意是，這樣很失皇上尊嚴，既然如此，可見他們隨侍左右的人實在有虧職守，只好負罪求退……。」

「你怎樣表示呢？」

「我啊！向他賠了個不是，說是以後再不去戲園聽戲了。胡嗣瑗立刻就說『明君納諫，敬佩不已。』一類的話來，真是可笑。」

「電影看不看？」

「在宮裏看過賈波林（差利·卓別麟的北方話譯名——著者註）、羅克（即『神經六』）的片子，很有興趣。總之，探險、森林、野獸、神怪、滑稽的我都愛看。」

（註）據「清皇室四譜」載，她生於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年）八月二十日，十五歲時被選為瑾妃。此處很可能指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舊曆八月二十日她的五十歲生日。這年溥儀十七歲。——著者

卓別麟的那雙大皮鞋也許給了溥儀一些靈感。溥儀說他在宮裏做過一頂極大的鞋子，足夠孩子睡在裏面的。「大眼鏡」羅克的那副黑邊眼鏡大概也為溥儀欣賞不已罷！

「喜歡音樂麼？」

「我喜歡March。」這是他在談話裏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夾用英文。

雄壯的進行曲爲什麼會得到他的賞識？這個道理我一時還想不通，總覺得和他的氣質不太相稱似的。

「你網球打得很好，我聽說。」

「網球倒是從北京就打起的，在天津打得最多。」

「最擅長的擊法是什麼？」他的話引起了我這個網球迷的興趣，假如不是室外太冷的話，定然會約他馬上較量一番的。這裏有設備。

他坐在那裏迅速地用右臂作了一個姿勢說：「這個，正手抽球！」他用有力的語調代替他那未必強勁的臂力。

「平常多半跟誰打呢？」

「弟弟妹妹。林寶華教過我網球。他是華僑，不會說國語，我勉強跟他說英國話。還有當時天津日租界的網球選手，也常來打。日本人廣瀨教過我打高爾夫。現在

我還是最喜歡打網球。乒乓球、排球也有興趣。我從來就不會跳舞，喜歡看舞會。在天津倒時常看到張學良跳舞。」

「還有哪幾位老師在你的身邊？」我噴着香煙問他。

「加了一個鄭孝胥，是陳寶琛介紹的，就這兩個在我身邊。他們都是福建人。」他噴着煙回答着。「鄭孝胥在天津每天給我講『通鑑輯覽』。有時候我也寫些舊詩給他看看，他不改，也許是不敢改。回想起來，那三、四十首詩，內容可以分爲兩部分：一部分談愛情，一部分發洩憤慨，反對民國，希望復辟。原來都抄在本子上的，後來給丟了。做詩我喜歡五言律句，至於絕句我嫌它麻煩，做得很少。」

「你最欣賞誰的詩？」

「白居易和乾隆的。白居易的詩容易懂。」

「容易懂當然就可少些麻煩。至於愛乾隆的並不高明的詩，大概還是看在『法祖』或者『一姓之尊榮』的面子上罷？」我當時心裏這麼想。

「看不看翻譯小說？」

「看過，不多。林琴南譯的『說部叢書』倒看過，是『商務』出版的。還看過『清稗類抄』的一類筆記。」

「古代文物方面的鑑別力怎麼樣？」

「談不上什麼修養，就是好的東西看得多。字畫也是如此。拿漢玉來說，乾隆那兩大箱漢玉，我都見識過。漢玉的好壞，就要看它的『浸』（註），後來在偽滿洲國時代，有一天聽人說羅振玉有一批漢玉要賣，我就叫人拿來看一看，一看之下，大為失望，『浸』飄在上面，像是浮着一層油，不深厚，不潤，沒有逼人的光澤……，該怎麼說呢？這倒很難說明，拿出東西當面看就明白了；最好的『脫胎』決不是那樣的，那分明是偽造的劣品。」

「我在天津的時候，不管穿中裝穿西裝，都要在褲腰上掛幾塊漢玉。」

「是爲了迷信吧？」我突然想起童年聽到父親說過的話，便搶着問他。

「是的。照迷信的說法，如果身上掛漢玉，萬一跌倒，玉碎了，人却可以不傷。」

我那時候是很相信這一套的。」

胡若愚先生也跟我講了溥儀在天津的兩件趣事。

（註）「浸」是鑑別玉器的一個術語，大概是指玉和其他物質發生化學變化後可見的跡痕。殉葬的漢玉如和水銀放在一起，這塊玉裏面即透出黑色的「浸」，和朱砂同置，又可見紅色的「浸」了。——著者

「溥儀愛養狗。有一天我到張園去，他說：『有一件奇怪的東西給你看看。』說時就領我向一扇柵門走去。柵門一打開，裏面衝出一條大狗來，嚇了我一跳。那隻狗據說叫虎頭狗。」

「溥儀對黑眼鏡也特別有興趣。在他家照像，大家都準備好了，溥儀突然上樓去，並且招呼等一等，他是上樓取那副黑眼鏡的。別人照像摘下眼鏡，他偏偏要戴上，這也是件奇怪的事。那天在一起照像的，還有他的岳父榮源。」

提起養狗，信修明說宣統皇帝愛養小狗——名叫「宮狗」，喜歡看狗打架。溥儀本人也對我說過。他說：「我過去有一個時候喜歡養狗，而且把看到狗咬人當作一件快樂的事情；鼻子給咬破，別處給咬傷的人不少。」

皇后、皇妃、網球、高爾夫、西餐、舞會，一直到吟詩、玩漢玉，這一切並不能證明溥儀在天津過着優哉遊哉的寓公生活。

溥儀偶爾在張園住宅的陽台上晒晒太阳，也會遇到使他大為生氣的事情。有一天，鄰居的孩子一看到他又站在陽台上，便拍着手，齊聲鼓譟起來：「倒蛋蛋皇帝！倒蛋蛋皇帝！」

說句天公地道的話，那些孩子的評語確是十分高明。

溥儀在花園洋房的張園里，還設着「軍機處」，儼然維持着宮廷的禮制！

張園里，還張貼着黃紙寫的「宣統十×年」的紀年告白！

當時張園的這位剛過二十歲的青年主人，對於北洋軍閥具有廣泛而深刻的知識，誰是誰的舊部，誰是怎樣昇遷的，誰在逢迎誰，誰和誰有惡感，他都能說得頭頭是道。

這位青年主人接待任何客人的時候，總喜歡把自己的座位，安排在中央的長沙發的正中。顯然，他自己還沒有忘却皇帝的至尊。他談起任何人都是直呼其名，例如蔣中正怎樣怎樣，張學良又怎樣怎樣，這至少也是有違當時習俗，假如不是極端狂妄自居的話。

事實上，當時日本駐津總領事派了日本籍警官和中國籍巡捕，住在溥儀的家裏。

溥儀還承認：「每次出門，日本便衣警官總是跟着我，寸步不離。我每天在家裏會見了什麼人？我出門到哪裏去？那些警官都一五一十地記在『日誌』上，『日誌』是堂而皇之掛出來的。日本總領事和駐津司令官，時常請我和纏繞在我身邊的遺老們吃飯聯歡。每到新年和我過生日的時候，他們都來祝賀，……真是說不盡的拉攏和述不完的聯絡感情！」

在溥儀所交結的人物中，我希望讀者們記住一個人——吉岡安直，那時他是當地日本駐屯軍參謀。這個神秘人物將會伴着後來偽滿洲國皇帝而時刻出現的。

似乎談了不少的政治，還是讓我們回到「風雅」一些的題目上來。

那一包袱一包袱從宮裏偷運到天津來的字畫文物，也許是受到注意的，有人在關心它們。我問過溥儀，他說記得在天津只賣出二、三十件，很模糊了。

他當年和溥傑偷運這一大批國寶的口實，以及各種字畫的內容，今天只要查一查「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一九三四年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印行），就可以找到可靠的對證。

這本只為少數人所留意的書，原是由「清室善後委員會」在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出版的。「弁言」的全文如下：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九日點查毓慶宮至餘字九六四號分號五四時，發見題名『諸位大人借去書籍字畫玩物等糙賬』一冊，內有『宣統庚申年（著者註）三月記』等字樣。當時頗訝其可隨意借取，繼又於是年七月三十一日點查養心殿至呂字五二四號，更發見『賞溥傑單』一束，又『收到單』一束，二者大體符合。內計宋元明板書籍約二百餘種，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畫一千餘種，皆屬琳瑯秘籍，標湘精品，天祿書目所載，寶笈三編所收，擇其精華，大都移運宮外。國寶散失，至堪痛惜。茲將三種目錄印行，用告海內關心國粹文化者。」

從「賞溥傑書畫目」看來，自「宣統十四年」（一九二二）七月十三日「賞」起，一直「賞」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足有五個月之久。這與溥儀所說的「大約有半年」是相符的。

第一天「賞」的是十種宋版書：

- | | |
|------------|------|
| 宋版毛詩 | 四冊 |
| 宋版韻語陽秋 | 一套 |
| 宋版玉臺新詠 | 一套 |
| 宋版盧戶部詩集 | 一套 |
| 宋版五經 | 一匣四套 |
| 宋版纂圖並請南華真經 | 一套 |
| 宋版和靖先生文集 | 一套 |
| 御題宋版尙書詳節 | 一套 |
| 宋版帝學 | 一套 |
| 宋版孫可之文集 | 一套 |

（註）此處指一九二〇年。——著者

最後一天「賞」的是三十卷畫。這裏面有：唐寅野航雨景，周之冕花卉真蹟，趙孟頫樂志論書畫合璧，馬遠山秋爽圖，趙伯駒蓬瀛仙館，文徵明赤壁賦圖，宋人摹顧愷之斲琴圖，仇英畫五百羅漢，黃公望溪山無盡圖等。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共「賞」掉了兩卷。一在一九三二年農曆十一月十八日，一在十二月初八日。

從這份目錄還可以發見，「賞賜」的單位大多用十，最常見的是三十。偶爾也用五做單位，如十一月初九日就「心硬」了一點，只讓溥傑開了一份共收到二十五件的清單。僅僅「賞」一部書的時候也不是沒有，但那不是十幾套；就是四匣、八匣，而且是極其珍貴的善本。如九月二十八日，溥傑收到宋版「資治通鑑」一部，十八套。

這些「賞」給溥傑的寶物，有一小部分在天津起着變化，變成花花綠綠的鈔票，流進「賞賜者」的銀行存摺上，使那減少了的數字再增加一些。

北京「清室私產清理局」也把清理所得一批批地送交給溥儀。清理局督辦胡若愚爲這件事親自到天津來過不只一次。

如果溥儀只是靠着變賣「私產」在天津過他的高級寓公生活，這並不足怪。

如果溥儀聽說孫殿英盜掘了西太后墓，就在天津寓所裏搞衣素服向祖宗牌位跪

拜，咬牙切齒，痛恨一番，那也還不算奇怪。

如果溥儀在天津維持着打人的習慣，甚至有所發展，這更不算奇怪。令人驚詫的是，他竟然會去當一個上等而其實是末流的傀儡戲演員。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爲這幕傀儡戲準備了一切場面 and 道具。導演土肥原大佐跟着在一個多月後到天津來了。

土肥原賢二這人，早在「九一八」事變前，就曾僑居中國十八年，在日本陸軍部裏是有「中國通」之稱的。當時在關東軍參謀部擔任陰謀工作的板垣征四郎大佐，認定了這位導演是合乎理想的人才，並且真的把使命交給他。

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溥儀是在一次收到的禮品籃裏發現了手榴彈之後，才答應準時出場的。當然，「尊重領土主權」、「一切自主」這些甜言蜜語也不會不在奉送之列。可惜這件事我沒有問過溥儀。

無論如何，這位末代皇帝不久就在天津如謎一般地消失了。寓所的場台上不再見他露面，「起士林」餐廳裏找不到他的蹤影，而衣香鬢影的國際舞會上，再也無法物色這樣一位熱心的觀舞者了。

他神秘地成爲一艘日本船「淡路丸」的旅客，穿過大沽口，焦灼地等待着二百五

十運航程的結束。

因爲，導演囑咐過這位蹩腳的傀儡戲演員，必須在營口結冰以前上岸。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是最後限期。

三、傀儡滋味

溥儀沒有使這位導演和更大的導演失望。他提前三天到了營口。吩咐他住在湯崗子的對翠閣旅館，他表示欣然；吩咐他搬到旅順住進大和旅館，他毫無異議；吩咐他延期做皇帝，他也樂於接受。

在旅順的大和旅館，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派板垣來看他，一談之下，溥儀這才明白，原來他們並不是來幫助恢復什麼「清室江山」的。這當然和他的「宿願」大有出入，溥儀有一些快快然了。

可是就在第二天，板垣把鄭孝胥、羅振玉、萬繩栻和鄭的大兒子鄭垂都找了來，而且叫鄭孝胥向他提出最後通牒：如果不答應要求，就要採取自由行動對付了。

那位連學生一首詩都不敢改半個字的鄭「師傅」，如今這股勇氣是從哪裏來的啊？這也許和他在前清充任駐神戶領事官那份差事有些淵源，或者更重要的是，有人向他允諾過偽滿洲國國務總理的職位罷！

溥儀屈服了。他恭順地做了兩年偽滿洲國「執政」之後，從一九三四年起，又連

續嘗了十二年偽滿洲國皇帝的滋味。

「偽執政時期，那所謂國號『大同』兩個字，是誰起的？」我問。

「鄭孝胥。」

「後來的『康德』呢？」

「是我自己。是景仰康熙的意思。」

「我從來沒有到過長春，談一談你那皇帝的的生活罷，這個我很有興趣。」

「當時也不叫皇宮，因為日本天皇有皇宮，我的那個宮就只能叫帝宮了。帝宮是這樣的。……」說着他就迅捷地畫了一幅草圖。我發覺溥儀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有很好的記憶力，而一切和數字有關的概念，對他都是難題。

帝宮的規模是遠不能和紫禁城相提並論的了。進了朝南的正門，往左看三座西式樓房是緝熙樓、勤民樓、懷遠樓；右首有兩個力求古色古香的大殿：同德殿、嘉樂殿。

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皇后婉容和慶貴人譚玉齡住在緝熙樓。它彷彿是當年皇宮的養心殿一般，是「寢宮」。不過，后妃所住的儲秀宮、長春宮這時已給簡化掉了。從緝熙樓出來，往北穿過中和門就到勤民樓。

勤民樓是給溥儀辦理「政務」和舉行典禮用的。

懷遠樓裏供着清室的祖先和佛像。

同德殿裏有一個十五歲就和溥儀結婚的福貴人李玉琴住着，她現在還和溥儀通信。今年只有二十九歲。

嘉樂殿是宴會的地方。

此外，還有一個偏處在西北角的偽宮內府，幸而平常不走正門，只用西邊的側門，倒減少了宮內府的一些冷落之感。

這座「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帝宮裏有：廚房、花園、假山、網球場（兩處）、溜冰場；但也有供奉「天照大神」的所謂建國神廟，憲兵室和防空室。最妙的是緝熙樓西邊的那個防空室，還沒有來得及築成，這位皇帝已經在日本投降聲中，被人挾持着溜之大吉了。

和溥儀談起譚玉齡和李玉琴來，這可是說來話長了。

溥儀是這樣說的：

「上次不是跟您說過，在天津因爲婉容的關係，文繡走了嗎？所以到了長春，一想起這件事就要怪婉容不好，這自然也就影響到我和婉容的感情。後來我讓她單獨住

在一間房子裏，根本不去理她。我想再找一個人來。

「北京有一個立太太，她是毓（朗）（註一）貝勒的女兒，知道以後就替我介紹了譚玉齡。譚玉齡是滿族人，原姓他他拉，一音之轉就改姓譚了。在結婚之前，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還特地派人到北京去打聽她究竟是怎麼一個人，一切認爲沒有問題了，這才能把她找來。在我的心目中，她是慶貴人，清朝皇帝的妻妾是分等級的；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常在，答應。據說西太后進宮的時候也是貴人（註二）的身分。」

「過了沒有幾年，譚玉齡生病死了，有人說是給外國醫生看死的，也不知是真是假。這時候，關東軍方面，總是讓吉岡出面，他是幾乎每天到我家裏來的人，勸我要個日本人。我左思右想，最後拿定了主意：『我給你們管成這個樣子，家裏可不能再來一個管我的人啦！我得找一個能給我管的人。』」

（註一）毓朗是前清親貴中出洋留學的第一人。庚子後到日本學習警察，回國後任民政部侍郎、步軍統領等職。——著者

（註二）「清皇室四譜」載「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葉赫納喇氏……咸豐元年被選入宮，初賜號爲懿貴人。」著者。

「後來，吉岡又拿出一大批旅順中學女生的相片給我挑，我妹妹也不同意。於是又婉轉地拒絕了。最後我想，還是早一點自己主動找一個罷，這樣就找到了李玉琴。她的出身很貧苦，自己只有小學畢業的程度。和我結婚那年才十五歲。」

有一份有趣的材料，足以代表溥儀對皇后婉容和慶貴人譚玉齡的愛情溫度計。

到一九四一年（康德八年）三月為止，一呎二吋大的婉容照片是八張，而一呎二吋的譚玉齡照片却有三十三張，多了三倍以上。有人是根據帝宮檔案「像片玻璃版簿」（註一）統計過的。

得不到皇帝歡心的皇后，並沒有停止一個女性的愛美的工作。在一九三四年（康德元年）三月到十月，這位皇后光是旗袍就做了二十七件。清單如下：

三月十五日 三九〇號 青地織金花衣料一件，做袷（註二）旗袍。

三月二十一日 三八六號 灰色毛葛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註一）這個材料以及後面未註明出處的檔案材料，都是轉引自秦翰才著：

「滿宮殘照記」。——著者。

（註二）俗寫為夾字。——著者。

（註三）「角」是英文Quarter的譯音。——著者。

- 四〇七號 藍色毛葛一塊，計長三碼一角（註三），做袷旗袍。
- 三月三十日 四一九號 綠法國柳條毛葛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 四月三日 四一六號 青法國柳條毛葛一塊，計長二碼一角，做袷旗袍。
- 四月八日 四三二號 雪青色日本衣料一件，做襯絨旗袍。
- 四月十一日 四二〇號 紫色法國毛葛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 五月三日 四二四號 藍法國柳條絨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 五月二十日 三九二號 紅色花絲絨灰料一件，做袷旗袍。
- 三二三號 青紗地紅花絲絨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 五月二十一日 三一七號 灰色印度綢繡花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 六月十三日 四九七號 青地紅花喬奇（紗）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 四九九號 淺黃色喬奇紗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 六月十五日 五二六號 黃法國條綢一件，做單旗袍。
- 六月二十五日 五一二號 灰地紅藍花印度綢衣料一件，做單旗袍。
- 五一四號 青地織金花喬奇紗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 六月二十九日 四一八號 白印度綢印花衣料一件，做單旗袍。

七月二十日 五五七號 白地印紅花玻璃紗衣料一件，做單旗袍。

五五八號 淺粉色織花玻璃紗衣料一件，做單旗袍。

八月十日 四八三號 法國淺灰(毛)葛衣料一件，做單旗袍。

八月二十日 五七四號 織花綢衣料成件，做單旗袍。

八月二十八日 五六五號 紫色白花印度綢衣料二件，做袷旗袍二件，緞絨一件。

九月十六日 五七三號 絲絨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九月二十八日 五六六號 綠色素毛葛衣料二件，做袷旗袍一件。

十月二日 五六六號 同上，做緞絨旗袍一件。

材料來源是檔案「主上衣料簿記」。在這二百零一天裏，「主上」衣料的編號從三二七到五七四，可見足足做了二百五十八件新衣。這一年皇后是二十八歲。

為溥儀所寵愛的譚玉齡真可以說是「紅顏薄命」了。十八歲出嫁，二十三歲升天，死後被溥儀追封為明賢貴妃。由慶貴人到明賢貴妃，這就是一死平昇三級的意思。誰要想從明賢二字追想譚玉齡的為人，那就是笨伯了。這位貴妃殯葬祭祀的儀式非常隆重，但是除了溥儀之外，對別人又有什麼相干呢？我關心地毋庸是李玉琴。

「爲什麼要找這樣一個女孩子？」我仍然有些不明白。

「看她年輕，漂亮。」

停了一會，溥儀帶着一腔悲憤說：「他們真是深謀遠慮啊！替偽滿訂立了什麼『皇室繼承法』，裏面明白規定，我有了兒子，他將來就繼承帝位。不過，太子滿了六歲，就得送到日本去受他們的國民教育。他們說裕仁也是如此。還有一條規定，如果我沒有兒子，可以由姪子繼承，因為這樣，溥傑原來講定要娶那位立太太女兒的，到後來還是娶了一個日本人。」

「至於婉容，後來真糟糕。我把她軟禁起來，不聞不問，結果和我的男僕私通了。知道了這件事以後，我當然處分了那個僕人，對她倒還沒有怎麼樣。後來她又抽上了鴉片烟，不成樣子，腿癱了，半身不遂，連走路都沒法兒走……」

這位皇后的大烟癮是很大的。有檔案「細流水帳」為證。

從一九二八年（康德五年）七月十六日到一九三九年（康德六年）七月十日，她一共買了「益壽膏」七百四十兩，算一算，每天竟要合到二兩左右，令人吃驚。同一時期，這位皇后還買了各種紙烟三萬零四百三十支，再算一算，每天竟要合到八十四支，這當然也是駭人的數字。

不過，話要說回來，伊麗莎白如果真的有偌大烟量，於常理似有未合。但是一想

到有人從中揩油的可能性，那就講得通了。每天獻給西太后的雞蛋是五百個正是旁證。西太后每天吃多少雞蛋和伊麗莎白皇后每天吃多少大烟、紙烟，其中差別不過是折扣打的不同而已。

這位皇后確實是苦悶的。據說她還動過念頭到日本去，但是沒有成功。

溥儀三妹莉莉在一九三三年（大同二年）十月間寫給溥儀的信，很高興地談起這件事。請讀原信：

「……關於趙欣伯之妻所述后之事，詳稟於左。趙妻赴日前，曾謁見后。后見彼將分離，極悲，並託彼轉告日方，請后来日養病。后云：『爲什麼別人都得自由，獨我不能自由？』趙妻果欲託人請后東渡。莉莉阻之，告彼：『后之地位與常人異；不自由爲當然之事。如不信，請看日后亦然。』趙妻以莉莉語爲然，想不致生出若何枝葉。彼言：『后近日多病，彼不能詳知，因日人阻其見后，所以三餘月來，未至府請安。』莉莉聞此種種話，知其爲人，因遠而拒之。……」

莉莉在一九三七年（康德四年）三月七日給溥儀的信中又說：『后放大的照片，實在可怕，比前二年又變樣了。隱藏起來，不給人看。』我想，皇后形象之變得實在可怕，和她猛抽大烟有關。當然，她的心情也是很不好的。

從一件小事上也可以引起她的極大傷感的。爲了維持皇帝皇后之間表面上的情誼，雙方也還時有餽贈。檔案「主子銀器簿」上記載着：「大同二年（一九三三）二月七日，進萬歲爺銀烟盒二個，銀珞珈四方抽屜盒一個，銀胎日月瓶一對，絨禮帽二頂。」「康德元年（一九三四）三月四日，萬歲爺賞鐲表一件，小銀沙盒一件。」可是根據「雜物紀念章電燈簿」所載，却發生過這樣一件嚴重的小事：「第六十一號白玻璃銅口花插一對，康德元年（一九三四）十月十五日皇后進；康德六年（一九三九）十月二十日，賞皇后。」

退還贈禮，這顯然意味着感情的重大破裂。

我算了一算，婉容和溥儀同歲，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她從二十八歲左右，就在過着獨守空閨的生活了。如果這位伊麗莎白皇后不是性冷感者，那麼幹出這種事來，是原不足異的。再說，在皇親國戚富貴人家之中，做太太的即使沒有被人軟禁，那淫奔、姦情、亂倫的事又何嘗少見呢！

溥儀和婉容的感情重大破裂，還造成了一個替罪的羔羊，那就是婉容的父親榮源。

檔案「記事簿」上記載着這樣一條：「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二月十五日十一點

半，榮源來云：今天係他生日，來給皇上行禮。上傳：告訴榮源，今天很忙，不見他。」

按人情說，岳父過生日要給女婿行禮，做女婿的怎麼可以擋駕呢？「今天很忙」云云，那只有天曉得了。

這件事大概只可以用溥儀的遷怒來解釋。

其實，那位國丈大人爲了自己的家庭，已經一再弄得焦頭爛額了。

第一、他自己的太太不堪虐待吵着要離婚。且看她那淋漓盡致的一篇訴狀：

「皇上睿鑒：微臣生性魯鈍，罔習詩書。既無理家之才，復遭榮源之忌。二十餘年時在痛苦之中，隱忍應付，痛心實多。每思輸誠以感動，益覺意見之紛歧。命蹇運乖，挽救乏術。愧列宗枝，憂繫五內。以往情形，猶可勿庸追論。迺至最近兩年，榮源對臣情形，誠有人類所不堪忍受者，謹爲吾皇上詳細陳之：夫人類生存一日，衣食住三者必不可免。請先言住：其所租之天津住房，臣出入本爲傳舍。祇因欠租累月，不特不能居住，且將視臣爲債務人。箱櫃行李，儼成扣押之品。倚靠無門，徬徨失措。不得已，暫就母舅家借宿。清夜自思，成何境況？若非榮源忍心害理，何至令臣忍辱含痛，至於此極！衣食日常之需，臣向主儉樸，不敢稍涉華美。乃戚族慶弔，每

以藍樓而規避；米麵食糧，恒望姊妹相饋遺。兩年經過，言之寒心。榮源則悍然不顧，視若仇讐，不通問問。函電呼籲，口頭請求，一概置之不理。蓋欲絕我生路，置之死地而後已也。臣本當一死以報祖先，無如潤麒尙未成人，前途環境，冉冉堪虞。上年在新京相見，尙覺其孝思真誠，殊不忍以一身之事，貽後人之憂。再四思維，惟有訴於法律，與榮源對簿公庭。無論何國何地，皆有保障人權之專律。是以不揣愚昧，已向北平法庭起訴，請求析產別居，實屬萬不獲已之舉。區區苦衷，必蒙我皇上矜憐恕宥。微臣實不勝迫切惶恐之至。謹以奏明，伏惟皇上聖鑒。微臣恒香謹奏。又五月念八日。」

這是一九三三年（大同二年）左右的事情。

第二、爲了一匹馬他吵着要和自己的兒子脫離父子關係。他的兒子指郭博羅·潤麒，也就是溥儀的妹夫。

傑二爺溥傑在這裏表現了一個新聞記者應有的才能，他在一九三七年（康德四年）春天，搶先十五天從東京寫了一份報告給他哥哥溥儀，十分聳人聽聞。導語是「今有一件驚天動地新聞」，全文轉錄如左：

「……今有一件驚天動地新聞，報告吾君。今早榮源來一信（與潤麒者），信皮

上寫潤中尉殿，信後寫榮源，信內亦然，內中大如朋友之彼此寫信，絕不類父子口吻，有「吾亦不禁惶恐」等語。最妙者，有「爲談此事便利起見，漸（係「暫」之誤）將吾輩家庭關係擱開，作爲朋友。」……更有稱潤麟爲足下處。尙有「此馬本由吾用價購買，以送於足下者。將來足下回國，再另購一好馬奉送，絕不致誤。」……果該馬所足下朋友所送，抑或御賜，則吾萬不敢如是之斗胆矣。亦更想不到足下爲此事而多心生氣矣。……將來可另購賠償，藉贖不告而辦之罪。吾之祖父暨吾父殊開過眼界，如是百十元之馬價必不致於染指也。」末書榮源覆等語。其原因爲潤有一馬，在榮源處餵養，榮遂賣之。其子潤氏向韓陞大發雷霆，有「不勝髮指」之妙諷，故其父榮氏亦大發雷霆，致演出此父不父，子不子之怪劇也。此信因潤不在家，由莉莉打開，示於傑者。傑與莉莉皆且笑且讀，因太奇怪，故特秘將其中之「妙語」，錄抄於上，真可謂天地之大，無奇不有也。……」（二月五日）

當事人潤麟（假名郭繼英，在信中自稱英），是這樣陳述的：

「……現有一件可怪之事，請上（指溥儀。著者註）千萬勿告其他一人。英父對英去信不滿，激怒之餘，忽給英來一極恭敬之信，稱英爲中尉，呼英「祖父」爲「吾父」，可見已不認英爲子矣。原因係英來時，將英之馬，經韓陞託一商人，代爲飼

養。後此人私自將該馬賣與之外，尙要求飼養料。英怒其非禮，乃給韓陸去信，令其代爲責此人。不意英父觀此信，認爲閑話，於是是有是舉，何英之不幸也！……（二月廿日。）」以上兩信，引自「譯叢、三格格、潤麒信」第十冊。）

這位皇帝在婚姻問題上，似乎也有一本難念的經。

他說：「文牘後來倒從天津託人帶過信給我，說願意回來，我決定不要。既然離開了，就別回來。……我過去是很對建的，凡是嫁給我的，都得寫一張筆據，有幾條規定，譬如假使不聽我的話就怎樣，不什麼什麼就怎麼怎麼……她本人還得簽名蓋章。所以，遇到我抓到把柄的時候，就把那張筆據拿出來，往她面前一扔，說：『你去看去！』然後就是打人。李玉琴就不只給我打過一次。」他說到最後感到很大的歉仄。

提起那位立太太，替溥儀介紹貴人譚玉珍又想把自己女兒嫁溥傑的那位婦人，在二十年代的北京上層社會是頗有名氣的，許多人喜歡叫她「立五奶奶」。這人最大的特點是，雖到六十幾歲的高齡，可是濃妝淡抹，看來只有三、四十歲模樣。至少從背影看如此。現在仍然在北京教法文的容齡「公主」——唐太太，在這一方面和當年的立奶奶相較，也是並無遜色的。

「你在偽滿的經濟情況比天津好吧？」老實說，我要探聽這個傀儡戲演員的薪金。

「那好得多，不要變賣了。他們每月光是給我私人花的就有好幾萬，我儘量地用，也花不了一半。」

「有幾萬？」

「記得都是6字……」一遇到數目字，這位皇帝果然又糊塗起來。其實，溥儀確實在竭力思索的，從神情上我看得出來。

「是66,666嗎？」我信手在紙上寫了這個五位數。

「不，」他搖搖頭，不敢肯定，大概是在估量着，那月俸雖然和好幾個6字有關，但如出現尾數6元，究竟是與皇帝身份不合的。他終於以比較確信的口吻說：「我看是六萬六千六百塊偽滿洲國幣。……沒錯（註）。」

「每天還『傳膳』？桌上還有好幾十樣菜嗎？」

「反正是廚子叫苦就是了。菜沒有那麼多。每天我吃飯沒有定時，平常多半是上

（註）據檔案「帝室經費」「內廷費」材料，溥儀本人每年只可開支八十萬元，因此每月平均實為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六角六分。

午十一、二點起來，下午一、兩點吃飯，接着還要睡個午覺。晚飯啊，也許是九點，說不定夜裏十二點。」

「這就是說，從晚上九點到十二點，你都有吃飯的可能？」我替他歸納了一下。

「是那樣的。可是我的厨子呢，他每天從早上六點，就得準備我吃飯，一直要到夜裏十二點才能走。再說，我給厨子的錢也不多，沒有好菜，我就要罵人打人。唉，連自己厨子都跟我『離德離心』，可是遇到什麼典禮和關東軍司令周旋的時候，我總是說：『日滿同心同德，幫助日本完成聖戰』呢！」

溥儀這段話說得如此深刻，大出我的意外。

「你每天究竟什麼時候睡覺？」我忍不住問他，顯然他並不做我們夜班同業的那份工作。

「夜裏兩三點罷！晚上時常注射。」

「注射什麼？」

「荷爾蒙（註）。」溥儀總是很老實地回答我。

（註）檔案「內廷司房函電稿黏存簿」上記載着：

「康德七年（一九四〇）八月二十九日，函毓科長：『見信由北京天津買強力男

性賀爾萌安達羅司鎮西藥五十打。今寄去空瓶一個，照樣買。注意，不要女性的。」

「怪不得你每天起得很晚的！」我這時有恍然大悟之感。

「有時候也起得早一些。起初每月有三次關東軍司令官的例見；每週接見偽國務總理張景惠一次（鄭孝胥以前也做過偽國務總理），聽他報告偽國務會議經過；每週還接見偽參議府議長臧式毅，聽他報告。達到這幾天便起得早一些。」

「實在沒有事情做。關東軍方面決定了什麼事，寫在紙條上叫我念一遍，我就念一遍；叫我簽名，我就簽名；叫我裁可，我就裁可；什麼詔書、勅令、法令、條約都是這麼一回事。所以我起初做偽執政的時候，上午九點鐘左右還到勤民樓去辦公——其實也無公可辦，去一小時就回來。後來乾脆整天待在緝熙樓。」

想不到他一番有心無意的辯白，却勾引出他心底積存的鬱悶。

「這樣說來，你空得很啊，那麼整天幹些什麼呢？」我要知道這位偽滿洲國皇帝生活的各方面。

「起先還打打網球、乒乓球，後來覺得沒意思，也就很少去摸它了。有時候騎自行車，院子太小，騎騎也沒有意思。要不就開汽車，BEGG，美國車（這就是廣東朋友譯名「標城」的汽車了——著者），我自己開，開得不好，在宮裏繞圈子玩。」

「那部汽車有什麼特別的標記？常到街上去溜溜嗎？像在天津那樣。」

「很少出街，出去不方便。汽車是紅色的，車上還漆着蘭花，那是偽滿洲國國花。日本天皇裕仁的汽車上漆的是菊花。」

「讀讀書麼？」

「讀佛經和醫書。他們送給我兩部大藏經，好的版本，字大極了。……」

「那你吃素了。」我插問了一句。

「平常吃素念經，有宴會就開葷。至於醫書，我在天津偶爾也看，不過沒有這時看得多。我看過『本草綱目』、『驗方新編』、『醫宗金鑑』，後面兩本只是翻翻而已，我時常一面看『驗方新編』，一面就懷疑起來，好像這個病我也有，那個病我也有。」說到這裏，他不禁笑着說下去：「有時候我明明沒有病，也把御醫找來，開開玩笑。他們跪着替我搭脈，接着就開出方子來。他們一走，我就把方子撕掉了；有時候他們把某種藥開錯了份量，我也知道怎麼改。」

這時候，溥儀不必再讀什麼「大清開國方略」和「東華錄」了，因為歌頌近在眼前的主子，究竟比追念坟墓裏的祖宗要實惠得多，而且也安全得多。「通鑑輯覽」無心讀了，舊詩無心作了（老師都狐假虎威，向皇帝提出最後通牒了啊）。至於英文，

更讀它何用？莊士敦那蘇格蘭老頭兒做了一陣子頤和園的管理人之後，也就興致索然地從天津搭船回國了，溥儀恪敬尊師之道，倒是趕去送行的。後來，據溥儀說，莊士敦爲了處理庚子賠款的事情又來過一次中國。在僞滿洲國，他倆也見過，等到莊老頭兒這次再回國，就從不曾再來過，因爲他死了。

說來奇怪，溥儀竟和中藥西藥結成了好朋友。

他說：「我是住在輯熙樓的，這跟您說過啦，樓上靠西邊有一個藥庫，裏面堆滿了各色各樣的藥：這邊是中藥丸散膏丹，那邊是西藥，瑞士拜爾藥廠的，日本的名牌貨……分門別類擺着。有這麼一個藥庫可麻煩啦，天熱天冷，陰天晴天，都得大費手脚。」

我真想問他一句：「你這樣做究竟是爲了什麼呢？你這個在精神上極度空虛的僞皇帝，時刻感到危在旦夕，不正是因爲有人玩弄你於股掌之上麼？」

「在僞滿還行三跪九叩首的禮節麼？」我聽來聽去，總覺得這位皇帝越來越走了樣子似的，所以從側面問了一句。

「不啦。禮節是日本式的，」溥儀說着就自動站起來表演，他先退到面對着我的門口，向我鞠了一躬，走前幾步，大約到了門口和我之間的中點，又站住說：「這樣

再鞠一躬。」他繼續走到我的面前，這時深深地彎下腰說：「三鞠躬，這次是九十度的，也許還要超過九十度。」

「不過在家裏還是用請安的，遇到節日或者賞賜的時候磕三個頭。過年要磕九個頭。」他坐回原位，接着說下去。我聽到最後，不禁愣了一愣，如此說來，「三跪九叩首」之禮豈不是遺風猶存麼！只是限於家庭範圍之內，再不能像在乾清宮那樣作為公開的儀式罷了。

從溥儀童年的生活習慣看來，這位皇帝愛吃零食，大概是可以確定的。他自己也說，過去常鬧胃病。

蹊蹺的是，溥儀時常吃到日本皇室贈送的點心，而日本皇太后，天皇裕仁的母親也時常可以嘗一嘗從長春帝宮帶去的滿洲風味的食品。在宮廷之中，長春有皇室貴胄這麼吃，東京也有皇室貴胄這麼吃。這邊吃，那邊也吃，他們就這樣吃來吃去，心照不宣。

這件事要問吉岡安直。

吉岡自稱是溥儀的老友，說是在天津就認識了。可是這人從大佐昇到中將，擔任關東軍參謀又兼任偽滿洲國皇帝的一「帝室御用掛」，在溥儀身邊糾纏了十年之久，從

未調走，這也是怪事。

吉岡是有他一套的。

溥儀帶着不愉快的心情回憶說：「他每天總要來兩三次。他時常把他妻子做的菜啊，點心啊送來。他常回國。臨行之前，就叫我做些點心送給裕仁的母親，由他親自帶去。從日本回來的時候，又帶一些點心來，說是皇太后親自做的。就是這樣地往返贈送。」

「吉岡常對我說：『日本天皇就是你的父親。關東軍是代表天皇的，所以你要聽他們的話，像聽父親的一樣。』那時候關東軍司令官我記得是植田謙吉。」

「他自己還說：『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準家屬』。』」

在緝熙樓溥儀臥室旁邊，緊連着的是一個會客室。我想，吉岡安直應該是在這個會客室裏出現最多的「客人」。當年外國人莊士敦頂多也不過在毓慶宮行走行走，如今，這個神秘的外國人簡直是登堂入室了。

「相處了十年，你覺得那個人的特點是什麼？」我問。

「他多疑。表面上豪爽，其實是陰險狡猾得很的。」溥儀說。

「他會說中國話嗎？這人是怎麼一個樣子？」

「說得不好，我們有時候用筆談，有時也說幾句英文。他的個子不高，是中等身材，略微胖一點，光頭，總是穿着軍服。」

談起吉岡，似乎把溥儀的滿腹牢騷都勾引出來了。

溥儀用低沉的語調慢吞吞地說下去：「有一次，內蒙的德王來看我，談話之間埋怨了日本軍閥說話不算數。在座只有我們兩個人。可是第二天，吉岡就來責問了。他怎麼會知道的呢？我越想越怕。我承認我怕吉岡。吉岡還說過要替我蓋一個新的宮殿，又說要在錦州蓋離宮，可是後來他又說軍事緊急，要求節約，於是正在蓋着的新宮也停工了。」

「他還來向我提過捐獻黃金白銀的事，講得很漂亮：什麼「陛下率先垂範，以示日滿一體的精神……」之類的話。我呢？不但拿出金銀，連金鋼鑽、皮大衣、好幾十套的西裝，甚至窗簾上的銅圈、銅掛鉤都交出去了。不過，話要說回來，給他們的金鋼鑽都不是好的，最好的我自己還留着啦！」說完，溥儀苦笑了一笑。

我的可憐的「滿洲國」皇帝啊！你太應該苦笑了。你也許忘記了一九四五年（康德十二年）一月十四日和三月二十三日那兩天「下賜」關東軍的各種物品，而況不祇是那兩天。當然，你不可能完全記得；拿出來太多了，你永遠不能保存更多一些的。

我倒願意重抄這一份檔案材料，給我們大家開一開眼界。

康德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下午賜關東軍：

「銀器金器簿」

- 第二號 銀質刻花瓶一對。
- 第三號 四腿兩耳銀杯一件。
- 第四號 雌雄雞大銀瓶一件。
- 第五號 銀質刻山水瓶一件。
- 第二十三號 銀質飛機模型一件。
- 第四十三號 銀質軍艦模型一件（原係小林省三郎進）。
- 第四十七號 銀質聯裝高角砲模型一件。
- 第五十二號 銀質雙耳代標高方式花瓶一對（原係住友吉左衛門進）。
- 第五十七號 鑿花銀瓶一件。
- 第六十三號 銀質砲艦模型一件（原係橫尾龍進）。
- 第六十四號 銀質富士山（模型）一件（原係上井高公進）。
- 第七十六號 銀質雙鳳耳雙層透空蓋花盛器一種（原係大阪府市長加口英武夫

進)。

- 第七十八號 銀質鑿菊花大瓶一件(原係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松岡洋右進)。
第八十二號 銀質飛行機置物一件。
第八十四號 銀質雕刻山樹房屋花瓶一件。
第九十三號 銀質雕刻蘭花大花瓶一對。
第九十四號 銀質刻蘭花雲形花瓶一件。
第一百〇六號 銀質刻蘭花花瓶一件。
第一百一十一號 銀質刻菊梅蘭花罈式小瓶一件(原係東久邇宮盛厚王殿下進)。
第一百十七號 一等巡洋艦銀製模型一件(原係鎮海警備府司令官後藤英次進)。
第一百十八號 銀質刻花雙耳花瓶一對。

「雜物紀念章電燈簿」

- 第十一號 銀瓶式桌電燈一件。

康德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特別用。

「銀器金器簿」

- 第八號 銀酒杯六件。

- 第九號 銀鍍金文具一份計三件。
- 第十號 銀質刻花方盒一件。
- 第十一號 銀鍍金刻花墨盒一件。
- 第十二號 銀鍍金刻花墨水壺一件。
- 第十三號 銀鍍金刻花方盒一件。
- 第十五號 銀鍍金刻花鳥瓶一對。
- 第十六號 銀質雙耳小瓶一對。
- 第二十一號 銀質刻竹圓盒一件。
- 第二十二號 刻花小銀杯六件。
- 第二十四號 銀煙具一份。
- 第二十五號 銀杯一件。
- 第二十六號 銀杯一件。
- 第三十號 銀質鑿紅花綠葉四角口小瓶一對。
- 第三十二號 銀酒杯一件。
- 第三十四號 銀酒杯一件。

第三十五號 銀髮荷蓮鳳凰牡丹小方插瓶一件。

第三十六號 代蓋雙耳銀杯一件。

第四十八號 銀質三足代蓋小鍋一件，隨銀盤一件，銀燈一件。

第六十一號 銀質輪船模型一件（原係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社長村田省藏進）。

第六十六號 銀質刻菊花大瓶一件（原係大阪「每日新聞」進）。

第七十四號 銀質船模型一件（原係兵庫縣知事湯澤三千男進）。

第七十七號 銀質諫鼓雞一件（原係滿洲烟草株式會社取締役董事長答川太郎吉進）。

第七十九號 銀質軍艦模型一件（原係三菱合資會社社長岩崎小彌太進）。

第八十七號 銀質髮松鶴瓶一對（原係富田勇太郎進）。

第一百〇一號 銀質刻蘭花中烟盒一件。

第一百〇四號 銀質陸軍偵察機模型一件（原係東久邇宮進）。

第一百〇七號 銀質刻金國花酒杯一組，計三件。

第一百〇九號 銀烟箱一件。

第一百十號 銀酒杯四件，銀碟四件。

第一百十九號 銀質花葉形烟具一件。

「地毯雜墊簿」

第十六號 大地毯一塊（原列大地毯四塊，脚墊一塊）。

第十八號 各色長條地毯五十五捲。

第十九號 紫地黃藍白花大地毯一塊。

第二十一號 紫地灰色心五彩花大地毯一塊。

第二十二號 灰地五彩花大地毯一塊。

第二十三號 各色零碎地毯四捲。

第二十九號 綠道鳳凰元壽字地毯一塊。

第三十八號 杏黃地藍黃紅綠花地毯一塊。

第四十號 藍地五彩花小地毯一件。

第四十一號 紫地白方格織人物馬小地毯一塊。

第四十三號 灰色黑黃花地毯二十二塊。

第四十四號 黃地紅藍紫綠花栽絨方地毯二件。

第四十七號 藍地五彩花栽絨小地毯一件。

「雜物紀念章電燈簿」

雜物門

第七十八號 白鉄長方盤一件。

第一百四十七號 特別演習紀念白銅杯一件。

第一百五十三號 木托鉄書夾一件。

第一百五十四號 軋果子汁鉄機器一份（原係板垣征四郎進）。

第二百一十一號 野戰小景鉄鑄日本兵一件。

第二百十三號 帶黑色座銅砲手一件。

第二百三十二號 錫刻松樹五楞八角小盆一件。

第二百五十四號 鉛礦石標本一件（原係加藤穆夫進）。

電燈門

第三號 桌電燈一件。

第六號 銅桌電燈一件。

第八號 銅臺電燈一件。

第九號 銅臺電燈一件。

第十六號 桌電燈一件。

第二十號 銅臺電燈一件。

我明白，諂媚永遠是自私的孿生兄弟。我覺得與其責備溥儀當年的自私，不如怨恨他當年對外敵的諂媚。

我也從溥儀身上明白，諂媚外敵是永遠得不到主子歡心的。

溥儀是這樣說的：「我平生一舉一動，隨時隨地都得受着吉岡的監視和約束。接見偽國務總理，偽國務廳長官對他們講話，在宴會上對偽軍管區司令官講話，我都得依着條子念，那是吉岡事先替我準備好的。到了偽滿洲國末期，除了偽宮內府以外，一切大小官吏，我都沒有自由接見之權了。連偽大臣想來找我聊天也不行了。接見家屬也受限制。例如我過生日的時候，只許北京的幾位至親來，其他親屬那就只能在舉行典禮的時候見一見面，但是也不許單獨接見。……」

「還發生過什麼不愉快的事情沒有？」

「有啊。」他長嘆一聲說：「記得有過這樣的事情，宮裏原來有二三百名護軍，後來因為其中有人和關東軍方面的官兵在公園爲了小事打架，連護軍的頭目——警衛處長都換了他們的人。那二十幾個打架的護軍給逮捕了，灌涼水之後，還要逼着這班

人承認犯了「反滿排日」的罪名。那二十幾個人怎麼也不肯承認，我怎麼辦呢？我就央求關東軍，那時候參謀長是東條（英機）。最後，把那二十幾個護軍驅逐出境，並且還要我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這種事情。」

溥儀今天承認，他當年是既怕他們又恨他們的。他甚至會引用 先生所說「忠順的奴僕也有怨恨他主人的時候」這句話，來表達自己的感情。

「你這幾年讀過 的作品？」我相當驚異地問他。

「沒有讀過他的全集。那句話不過是在一篇什麼文章裏偶然看到的，我覺得很好。」他略為舒展了一下笑容，但是整個臉色依然籠罩在沉痛的氣氛裏。

「吉岡有一次還跟我說過，」他顯然又想到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務必要把那一大批書畫文物從天津運到長春的宮內府來。否則就會使人有這樣想法：『滿洲國皇帝爲什麼要把他的東西存在滿洲國以外的天津呢？你是不是還想回天津去住啊？』這樣，我就託吉岡想辦法給運到偽宮內府。日本投降的時候，我隨身帶了其中的幾十件，絕大部分都還是留在長春的，下落我就知道了。」

在舊時代，溥儀那種分裂的性格——懦弱而殘暴的性格，即使在日常生活裏，也可以找到證明。

這是溥儀親口講給我聽的一個孤兒的悲劇。

「在偽滿，侍候我的人之中有許多是孤兒。我時常打罵他們。其中有一個受不了這種虐待，逃走了，給我的底下人（僕人）抓回來，毒打了一頓，不料這孩子又乘機逃了。再抓回來，用鐵鍊子拴住他，關在一間小房子裏，只送些冷飯什麼的給他吃，結果，想不到他還是千方百計想辦法逃走了。等到第三次抓回來，我的底下人想，這件事如果讓我知道，恐怕非把那孩子打死不可，不如先狠狠地痛打一頓罷……但是……」溥儀哽咽着，眼眶裏滿盈着悔恨的淚水，「那孩子給他們打死了。我知道以後，當時也覺得於心不忍，怪他們爲什麼要打死人。想起來真是荒唐：我又處罰他們，要他們每天念佛經，超度亡魂；還要他們每天打自己的手心十幾下，大約一共打了一個半月。」

我們兩人不覺沉默下來，只是不停地吸着煙。我指一指茶杯，勸他自己倒一杯開水喝一喝，好使這個過份壓抑的氣氛得到一些緩和。

他喝了水。我自己也倒了一杯。

「我倒想起兩件可笑的事，」溥儀突然輕鬆地說，「派過一個大臣到日本去調查研究憲法，結果連人也沒有回來。羅振玉做過偽滿洲國的監察院長，完全是掛掛空

名，他們這班遺老都是依仗『建國獎金』吃飯的。最妙的是，羅振玉一直到臨死都不肯剪掉辮子的！」

辮子問題使我聯想到溥儀自己的身上。我深深瞭解在清朝末年，這是一個何等重大的問題。

「我倒忘了問你，你的辮子究竟是什麼時候剪掉的？」我問了之後，一想這件事牽涉到年代，也就是數字，恐怕要觸礁。不料果然如此。

「哪一年？……」他思考一下說，「哪一年這可說不清。反正是十幾歲在北京的時候。莊士敦老是勸我剪辮子。他說這個東西不衛生，是『豬尾巴』。後來有一天，我自己拿起剪子就剪。太監在旁邊看見，還跟我奪啦。事後太妃們知道了，大哭一場。因為我自己剪得不好，頭頂留着一撮頭髮，四方方地一塊，非常難看，後來又找人來重剃了一次。」

「關東軍無所愛於你的辮子，但也未必欣賞你剪掉辮子。有辮子和沒有辮子的都可以充當東洋或者西洋傀儡。即使在光緒三十四年就義憤填膺剪掉辮子的，誰又敢擔保他今天不會擔任這個苦悶的角色呢？」我當時忽有這樣的想法。

無論如何，偽滿洲國皇帝和他的後台老闆是終於倉皇收場的。收場途中，溥儀和

他的驕貴人李玉翠分坐兩架飛機逃亡，然而他們兩人各有一段驚險奇特的遭遇。

我請求讀者們耐心一些。在我詳細敘述溥儀所說的那一段奇遇以前，先欣賞幾篇絕妙的秘密信件。

這批看了要狂笑不止的信件是二十多年前幾位年輕的皇親國戚兼心腹之輩，從東京寫給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我相信除了溥儀本人看過之外，國內海外有機會過目的人大概不會超過三十個，也許更少一些。

這批信件裏還有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鋼筆「御批」。「御批」更是幽默之至。說來快有十二年了。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我們的一位老同事以特派記者的名義，馬上趕到長春採訪，他無意之中得到這批妙信，可是這些年來一直壓在箱底，只是因為我這次去專訪溥儀，舊事重提，他才翻箱倒篋好不容易找了出來。原件貼在兩本剪貼簿上。

嚴格說來，這批信大可稱爲「奏疏」，因爲它總以「奴才某某跪奏」開頭。結尾不是「跪請聖躬萬安」就是「恭請皇上聖安」。更嚴格地說來，似又應叫做「新式改良奏疏」才是，信裏不僅用北京的口語，而且穿插了日文、英文、拉丁化拼音和大量的別字；甚至有「看圖識字」的傑作。例如提到某人的妻子愛吃北方食品窩窩頭，他

不用這三個字却畫了一個尖尖的窩窩頭。

這十幾位「天才」作家，原來都是偽滿洲國「執政」時期派到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的留學生，所謂陸軍將校候補生。第一期「候補將校」們對寫信特別有興趣，因此笑話也最多。第一期共有九人，是一九三三年（「大同」二年，也就是昭和八年）春天到達東京受訓的。

在一張日本油印的「偽滿洲國陸軍將校候補生名簿」上，印着他們的姓名、年齡、原籍和履歷：

張 樅 二十五歲 山西 法國哥羅伯大學紙科專門卒業。執政府二等待衛官。
趙國圻 二十二歲 蒙古 北京文治高級中學卒業。執政府一等待衛官。
裕 哲 二十七歲 長白 奉天商科高級中學卒業。執政府三等待衛官（以上三人編在第二中隊）

溥 佳 二十五歲 長白 北京華文高級中學校卒業。執政府頭等待衛官。
馬驥良 二十二歲 奉天 奉天省立高級中學校卒業。執政府三等待衛官。
龐永澈 二十五歲 大連 旅順第二中學校卒業。日本明治大學法科修業（以上三人編在第六中隊）

溥傑 二十七歲 長白 日本學習院卒業。

毓焯 二十八歲 長白 北京德進中學校卒業。執政府二等待衛官。

祁繼忠 二十三歲 河北 北京求實中學校卒業。（以上三人編在第十中隊）

姓名旁都註有日文。原名右下角並有「昭和八、三、二三 神谷」字樣。

據我所知，溥傑是溥儀的親兄弟（同母）；溥佳也是溥儀的兄弟；趙國圻是溥儀的四妹夫，也就是金韜嫻的丈夫，她和溥儀並非同母所生；毓焯當是溥儀的姪輩。因為他是已革輔國公載瀾的孫子，而載瀾是溥儀的伯父。其他幾位「仁兄」，想必都是貴族或者「忠臣」的後裔了。在另一批信件裏還可以發現溥儀的五妹夫萬嘉熙，那是溥儀異母的五妹韞馨的丈夫。萬嘉熙的父親萬繩杖做過張勳的參謀長，至於在一張相片說明上看到名字但却未見片紙隻字的郭博羅·潤麒，既是婉容的弟弟，又是溥儀的三妹夫，他的三妹韞穎和他同母。

從信裏看出，以第一期「候補將校」們而論，健康情況都很不妙。張樾患痔瘡，趙國圻和他是同病相憐；毓焯有一陣子得了「見風流淚」的眼疾，「傑二爺」溥傑的腿部關節炎。後來趕去留學的溥佳，則以吸大煙聞名，外號叫「總司令」，他也是溥儀的兄弟。信寫得最勤的，大概要數祁繼忠了。別人寫一封兩封，他却有十封以上的成就。

千古妙文，從此選錄。首先附帶說明三點：（一）根據原信內容的趣味性，決定全錄或者擇錄；（二）本文著者的註解加在方括弧「」裏面。（三）標點符號是本文著者加的。前三封原信格式仍舊，以後爲了節省篇幅，恕我不讓「奴才」屈處下層，「皇上」高踞頂峯了。

奴才祁繼忠跪

奏：奴才恭接來

諭：均悉一切。奴才要回新京「指僞滿洲國首都長春」，就是爲入學後的學費是府「疑指宮內府」內給？是軍政部給？前陸軍省問小泉「指小泉六一中將，是這批留學生直屬最高長官」來的！小泉問來的「問來的是問過的意思」，因爲是一入學就得交學費，大約一個人一千多元。小泉今日來，給講軍隊內務書來的。二十日就發表了，就可以知道誰考中沒考中了。張挺入井上醫院，用藥治不用手術，痛的不得了；大約有一個多月可以好。張挺因入院沒錢，奴才這兒有餘款，全借他了。趙國圻因爲也有痔一塊，入院了；不過沒有張挺那樣重。聽大夫說：「趙國圻的血，大不良好，恐從先「即從前」生過什麼病！」看報上，鄭垂「當時僞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的大兒子」死了

，真真想不到！昨天

您的點心接到了，按份全分了。好極啦，日本人就沒看見過。今天給小泉二塊吃，他樂的不得了！可惜菜不能寄，要能寄有多好！鮑觀澄請溥佳三月一日也不「知」是做什麼？大概「概」為紀念日這些日的事情，也不「知」是怎樣！聯盟「國際聯盟」不大好對日本「意思是對日本不大好，當指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國聯大會通過譴責日本侵略的決議。」

專此跪請

聖躬萬安！

雜文一束：

齋籐「指齊籐源內，「滿洲國第一期派遣日本陸軍留學生入隊前攝影」人名說明上有這個人，站在後列，和祁繼忠、毓峻同列」請吃SKUK「日本餐」司蓋阿董」的拼音」，共買了十二片「疑為十二斤之誤」牛肉。

毓峻「的」先生問他父親多大年歲？他說：「我媳婦」即老婆」二十五歲。」

張挺的媳婦愛吃日頭「當指北方平民化食品窩窩頭」。

裕哲的媳婦愛吃月餅。

裕哲的女兒一聽【下接讀次行】

您那【裏】的東西，【說】沒有不愛吃的。

溥佳及他媳婦，處處表現貴族的樣子。

您別來信說。他們要知道，奴才不好意思的。」

【原信未註日期，當是一九三三年三月間寫的】

x

x

「奴才【祁】繼忠跪

奏：現奴才等全考中了！真不是自己的能力，全是小泉一手作成的。每人學費金二千七百元，九人共二萬四千三百元。此款是否由軍政部支領？是由府內給？頂好快快的匯來；因為過了日子不大好。現奴才等已定【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時在「山水樓」請小泉、官島、大林、齋藤、岡本表示謝意，一同吃飯。真正的謝意，還得由

您或者給小泉東西，或者別的。毓峻也要治病了；因為眼見風流淚。聽說他有怕入聯隊【受】苦的意思，實在不要強。……今日趙國圻又出院了。他說不住院了，因為怕花錢。奴才想，他要不住院，【和我們】一塊住；一塊洗澡，實在

不方便。雖然【不】大傳染，氣味也難聞，痔也得上藥。奴才讓齋籐跟他說，還是住院好！錢若【應爲或字】者根【跟】。

您求恩。張挺的【指要花的】錢也不少……或者由

您賞他們。

您想怎麼嗎？

您賞的點心，魚全收到了。新鮮極啦！向

您的像片全謝恩了！奴才家給奴才來信說奴才媳婦他們要回去了。奴才答應她們了，大約不日就要回去了。今天溥佳請奴才傑二爺【即溥傑】、三格格【指溥儀三妹韞穎】、潤麒【溥儀的三妹夫】吃晚飯，很熱【熱】鬧的。現在看報上的事情及自己想，真不放心極啦！不知

您有什麼意見？沒有頂好！

您自己細想想，不要聽老頭的常【長】談。

專此跪請

聖躬萬安！

x

奏……………

奴才「趙」國圻跪

皇上

恩賜點心於前日已收到。隨叩謝

天恩。奴才謹

奏。恭叩

聖安！」

×

「奴才「趙」國圻跪

奏：今日「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爲我國「指偽滿洲國」建國一週年紀念之日。

午前七時，日本廣播無線電放送我國國歌，十一時恭聽我

皇上向日本國民放送之講演。今日新聞紙已將講演之大意登出。天氣清和，故電

波甚穩，並無雜音。我

皇上講演之聲音宏大，雖隔數千里，聽之如立於

皇上之近側……奴才謹

奏。恭請

聖安！」

這實在是一批可憐亦復可笑的角色。他們毫不休息地「跪請聖躬萬安」，可不知這位「皇上」浸沉在醫書和藥庫裏已經到了何等煩惱的地步！他們孱弱而裝成好漢，無知而狂妄，窮困而濶綽，只爲了要好的吃，要錢，眼巴巴地等着將來的地位，就不惜忍氣吞聲，寄人籬下，拍馬屁，窮恭維，裝成一副奴才相，甚至連無線電廣播應有的作用，也歸功於「皇上」的嗓音和中氣。如果把聲音再放大，放大到震耳欲聾。他們又該怎樣捧場呢？其實，溥儀平日說話，「聲波甚隱」，頗爲斯文。有一點倒是我同情的，就是勸「皇上」不要聽周圍老頭子的一派胡言。

天下奇聞，真是無獨有偶。這位趙國圻仁兄聽了廣播，便從自己的聽覺上大做其拍馬屁的文章，簡直要把天子捧到天上去；而祁繼忠呢，又從自己的視覺方面痛下功夫。他在信裏努力陪着笑臉說：「……建國紀念像片，奴才已收到了。其中有一張是您進膳時所攝；桌上之菜品，亦能看出，有魚鬆等等的。」

他怎麼可以斷言那一定是魚鬆而不是肉鬆、蝦鬆呢？

這不是視覺所能解決的問題。

溥儀爲了「建國紀念」而開董，這個判斷可能是對的。然而，那張像片決不可能像據說試驗成功的「有味電影」一樣，是一張「有味像片」，可以從那上面聞出魚味來的。再說，如果當時竟有此事，那麼高明的只是祁繼忠的嗅覺，而不是什麼獨特的視覺。「亦能看出」云云，完全是扯蛋。

祁繼忠選中了這個題目，一味諂媚逢迎，務使皇上飄飄然而後可，莫非是他以爲溥儀的目力可欺罷？

總之，祁繼忠的拍馬功夫是堅定的，機智的。可笑的是，這位仁兄在決定接不接家眷去東京的時候，自己却搖擺了起來。他先「跪奏皇上」請求把她接去，可是同意了而且在她正要動身的時候，他又傷感地表示沒有必要了：「奴才實在難極啦。正是要入聯隊的時候，恐怕無功夫辦這個事情。……一來讓小泉說不好，二來對於求學的心，有分心之感。……現在要是來了，奴才是一無所有，多不方便。」從他告訴溥儀的第一件趣事裏，又看出他很有悔不當初之意了。

原信說：「……現在趣事太多了。第一就是在二十二日那天晚上，因爲馬「驥良」，趙「國圻，溥儀的四妹夫」的妻子，全在這「裏」住，奴才感十分不便；奴才傑二爺說：「上我「那裏」去住罷！我很對你表同情。我們二人一塊住好。」奴才就把

東西拿去了，沒想到武田不讓住。奴才傑二爺同奴才一氣而出，這時候就十一點了。要回來，反驚他人之美事，萬分無法，一同就到八洲木厂儿（指八洲飯店，意即大日本飯店）去住了。在這時候，下着小雨，拿着行李，走到街上，感到別有風味。奴才就說笑話：『好心對人，蒼天無眼！所謂有家難奔，正我等之謂也。』奴才傑二爺大笑不止。第二天，齋藤往武田家打電話，找奴才回來。那『指武田』說：『沒在這住。』齋藤大招『應爲着字』其急。各處打電話、打電報，我說奴才傑二爺同奴才失蹤了『蹤字只寫了一個足字旁，原註爲『這字忘了怎樣寫了』……奴才這三天住也沒準處『一定的地方』，吃也沒有準處。第二天笑話就是溥侁那一天，奴才同溥侁買東西去了。走在街上，有一個時髦女子的頭髮，連在溥侁的大衣扣子上了。女的真『應爲直字』說：『痛，痛，痛！』溥侁一句話也不說，臉全紫了，最後奴才給解開了。回來一說，樂壞了！書歸正傳，現在他們全有家眷了，全別有住處了，就是，奴才傑二爺同奴才了！商量以後，再請示您。」

請再看幾封信，假如你們仍有興趣並且不覺得肉麻的話。反正令人肉麻，令人感到荒唐可笑的事情，在這個世界上，今天依然是不少的。

「……大約三月中旬既【即】可入隊。前天大林說，筑紫要叫奴才等去考之【試】。」

大林之意，純爲給筑紫作面子，讓奴才當禮物；大林也好取悅於筑紫。奴才既【即】與奴才傑二爺商議：不去好？去二個人代表去好？不能讓大林作面子。昨天奴才與馬驥良去了。大林就急了，說，奴才傑二爺怎嗎【麼】不來？他們二個人來作什麼嗎？奴才立刻就要走。後經齊籐說，等一等見一見筑紫。豈有此理！大林要連絡事情，誰能那樣感？

筑紫見着，到【倒】很好，說：「滿洲國現在事事很艱。你們在這【裏】好好的上學，將來好報効滿洲國，給人民謀幸福」等等話。直【之】後，大林還讓奴才傑二爺去，好給他圓【挽回的意思】面子，奴才想了，要去也讓奴才傑二爺自己去訪筑紫，也不能讓大林隨便耍人！總之，大林真不是東西！齊籐也不察事之如何，一意的聽話，也好從中連絡事情。

現傅佳也有病了。聽說是大烟藥沒有了，真【言】「丟字的拉丁化拼音」臉！毓峻大概【概】要不入聯隊【聯隊下分中隊】了，要改科，學別的。與奴才傑二爺商議了：奴才想還不如讓他回去罷！別在這【裏】現眼【公開丟臉的意思】！現在又要入【聯隊】罷？一定準主意也沒有。前幾天工籐【大概是指工籐忠，這人和傅儀關係很密切。傅儀對著者說過。】給張挺匯來三百元，也不知是您賞的！是怎嗎【麼】一回事？

現在奴才等通通剃光頭了！奴才很願意知道現在的事情怎嗎「變」樣了？您有功夫，可以告訴奴才。……」

—— 那繼忠給溥儀的信。

看來那繼忠還不是糊塗人。他究竟還能看透對方一些手法，而且也算有點男兒志氣，受到外人凌辱，居然「立刻就要走」，表示反抗。二十幾年前筑紫之流嘴裏所說的「將來好報効滿洲國，給人民謀幸福」云云，只要在報効之下換四個字，我想還是有人在海外這樣嘮叨不休的罷？「通通剃光頭」和今天的全副美式配備似無二致。那繼忠鄭重其事地提出來，內心苦悶可知。他也許可算是一個有心人了。

「……馬驥良也要接家眷了；因為星期「日」好有地方去。裕哲、溥佳現在也急於找房子呢！就可憐沒家眷的了，到星期「日」也無處可去。他們有家的雖然說上他們家去，不過不好意思的。才奴前天利用「利用」二字，可圈可點「滿洲國建國放假日，同溥佳夫婦及馬驥良、毓峻到熱海洗溫泉去了，在那「裏」住了兩夜，預想在 Atami Hotel 即熱海飯店」聽您的放送無線電，沒想到沒聽見，因為有短波長波之別。實實在在可惜之至；今天看報上，已知大義「應為意」了。……回想去年今日正在旅順，現今日已在東京。……」

「聽說這次奴才等之考試，非常的好。鈴木真誇，說精神也好。其中就有二個人差一點，大概『概』是毓峻、裕哲，真真出奴才意料之外！從這兒起，奴才等是將校候補生了，六個月聯隊，二年士官『學校』，大概『概』回國得在明年了。奴才現在心中三個月沒見着您，說不上怎嗎股子勁！不大好受；現在也沒法了，只可等明年罷！」

——祁繼忠給溥儀的信。

異地作客，心緒不佳；思家情殷，度日如年；這些原是人情之常。不過，寫信人僱離家一年，即有此感，那麼今天在孤島上困居七、八年之久的軍人，又將何以遣愁呢！這位陸軍將校候補生連無線電基本知識也茫然無知，固然極其可笑，但如有些中國人被派到弗吉利亞州尤蒂斯堡兵營受訓，學習電子學，他既有相當文化水平，又能說幾句英文，却依然殷殷以他們的「領袖」為念，我想那也就很難證明他比這位「仁兄」高明多少了罷！至於某些外國軍事教官的誇獎，如果只從媚外心理去考慮，恐怕遲早是要吃虧的。

「……再者，前皇上賞奴才等月餅、魚等食物，現在亦未食盡，每日只吃有限，恐食盡無有，必苦一下，故此不敢多吃。今日奴才等已均照相（半身，）但均禿頭。奴才等均將頭髮剃光，互相對看，可樂之至。……」

——馬驥良給溥儀的信。

此人似乎是稟友出身，「恐食盡無有」，「故此不敢多吃」等語都有京劇道白的風味。他們總算得到了一些「慰勞品」，可惜溥儀當時還沒有想到選派「名」歌女、「名」影星以及「肉彈」、「大哺乳動物」、「世界上最美麗的動物」去犧牲色相，振奮士氣。他似乎還不會運用「現代化」的「慰勞」方式。

「……奴才以駑駘庸才，受皇上知遇之隆。他年雖膏血沙場，亦難圖報天恩於萬一！此刻唯有奮力求學，不敢稍有荒怠，每晨跪讀恩賞訓詞，深自誓勵。新京在望，無任依依。……」

——溥儀給溥儀的信（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溥儀的書法不算壞，有一些像他哥哥溥儀寫的。按照溥儀的邏輯，膏血沙場也還不能報天恩於萬一，可見「効忠領袖」一事，實在是難矣哉了！再說，從他的原信看來，他是在東京成城學校讀書的，剛辦好住校手續。從此又可見「膏血沙場」一類的誓言，雖然有人愛聽，究竟是廉價了一些的，自欺欺人之談而已。

我翻閱那兩本剪貼簿，使我更加驚異、更加笑不可仰的是，偽滿洲國第一期將校候補生裏居然還有批評家的人才！

批評家就是那位害痔瘡、住醫院、妻子愛吃窩窩頭、自稱本人係法國哥羅伯大學出身的張挺。

這篇批評的內容牽涉到對於溥佳等七人品性嗜好的批評。七人裏有他自己，可見這位批評家是很有風度的了。不過我首先要爲毓峻大聲呼冤。因爲這個可憐的毓峻，他的名子在張挺筆下竟然神出鬼沒，變成了「毓酸」一類的危險化學品！他公然把「毓峻」寫成「毓酸」，我的天！讀了二三十年書，「毓」字我可不認識，但是乍看之下，使我誤認爲「硫酸」，那完全是千真萬確的事。可笑這一期將校候補生裏有人對物理學一無所知，却又有過分傑出的化學專家！

絕妙文章，自應照錄如下：

「溥佳、毓酸、裕哲、趙國圻、馬曠良、祁繼忠、張挺等七人之品性及一切嗜好之批評：

溥佳——王公子的習氣最大，常有唯我獨尊之意。最缺長性。初至東京時，對於日文特別用功；除趙國圻外，就算溥佳的日文最好。可是自從士官學校考試以後，不但常常缺席，就是去也得在十點以後，可是我們上課的時間是九點。自從搬家以後，課堂是一次也沒有去過，也許是自己一人在家裏用功；昨天祁繼忠告訴挺，溥佳到東

京時，大家都去車「站」歡迎，可是到了時候，「他」都不願意去。按說溥佳同溥儀比我們這些人「此處指親屬關係」都近。別說是自己人，就是一個朋友從數千里以外來，也得有去接的義務。最後只有祁「繼忠」、趙「國圻」兩人去接的。這是挺所未解之一也。

疏酸——主動性一點沒有。不論有什麼事都得問溥佳。完全是女人的性情：臉最薄，一同外人說話臉就紅。決斷性是絕對沒有。據醫生說，他下半身沒有發育完全，同他的年歲比較，相差八九年，所以他的下半身，同十七八歲的人一樣。

裕哲——對於這次留學，完全是同消差事一樣。念，可；不念，亦可。他對於念書有十分之六七的味道。有兩樣嗜好：酒和香烟。有一次喝醉了，一出飯館就摔在馬路上。香烟，一天得四五十支。還有點河東獅「吼」的性情「想係指怕老婆」。

趙國圻——對於書上很用功。烟酒不動。就是決斷性差一點。有點痔疾，可是現在已經好了。

馬驥良——對於書上也還用功。也有點王公子的皮「脾」氣，但是人很和氣。最喜歡戴高帽子；只要給「一」點高帽子戴，不論有什麼事求他都行。決斷性最少，一有事就找祁繼忠做軍師。喜歡看電影同少數的香烟。

祁繼忠——可以算是七人中之頭腦。嗜好一點沒有。決斷性最好。無論遇見何事，都有一定的主張。讀書很用功。電影和吃飯館是他消遣的地方。

張挺——除去祁繼忠，就算他的決斷性大。嗜好：少數的香烟和看電影。

張挺跪稟（大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於醫院）。」

在這篇無所不評的批評文章裏，溥傑和龐永激沒有成爲對象，原因不明。批評家張挺除了相當含蓄地推崇祁繼忠，就毫不含糊地吹噓他自己了。而鋒芒是集中在溥佳身上的。

溥佳恐怕也是確實很不爭氣。且看一看這位頭等侍衛官、高中畢業生自己的手筆：

「……蒙皇上天恩，賞奴才秉翼之名，奴才惟有誓死向前去作。他年若能稍有成就，亦不負皇上賜名之意。溥佳此次能到此求學，他日更可多一臂膀；倘能再來些人最好。……奴才與溥佳已二年未見，仍與從前一樣。此次在東京，頭帶俄國式皮帽，人人注目，頗稱奇觀。……」溥佳的字也寫得極壞，頂多有小學二年級的程度。

被張挺評爲七人之中頭腦的祁繼忠，在給溥儀的另一封信裏把溥佳吸鴉片的醜態，用並不高明的文筆居然描繪得淋漓盡致：「……您知道在沒入聯隊之先，溥佳的

大烟始終是吸的；入聯隊之後，改爲吃大烟膏子，那天靖國神社大祭，全去參拜去，正下大雨，在大雨中立正了一個鐘頭，所以溥佳就受不了了。因爲吸大烟的人最怕「淋雨」了，就改「改字用得妙極」爲拉痢疾。他就請了一天假，說家內有病人，他就沒回家，按軍紀是不准的。等二天還不回隊；中隊長派人去查看是真的？假的？後來又派軍醫同着奴才傑二爺，還有監督去問他去了。問他：「是什麼意思？您還願意回隊不？若是真有病，也得讓軍醫治！你也不能隨便不回去。」問的太嚴了，他就裝死。軍醫一看，說沒病。監督一看就明白了，說：「你好好養病罷。這事情我回去同聯隊長商量商量再說罷！」……昨天小泉中將……說：聯隊內一定有法子辦他。若不辦他，何足以服別人！……」

若是照張挺本人寫給溥儀的信看來，大烟鬼溥佳還有「總司令」之稱呢！

信裏說：「……溥佳不但不聽大家的勸告，幾乎除溥傑以外，其餘的人都沒有看得起。因爲這個原故，大家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總司令」。現在連溥傑說他的話，都如同耳邊風。『總司令』在最近的時期內的大變化，對於滿洲國，猶「尤」其是對於皇上都有很大的關係如下……」。張挺報告的也是那件事，不過更爲詳細一點罷了。並且交代了鴉片的來處：「……大烟是在聖母醫院買來的，人家是預備配藥用

的。全下落合「溥佳當時住在東京下落合文化村一三二一番地九號」的人民都知道溥佳抽大烟！最後的結果現在還不知道。……」（「大同」二年五月五日寫）

這位大烟鬼真是不幸，東方的靖國神社害苦了他，西方的聖母醫院也沒有能給他多少幫助。後來，終於回到當時的北平。我看到他從北平寫給溥儀的一封信，信紙是玫瑰色的八行書，上面印着「大富貴亦壽考」的篆書。信裏說：「自本月奴才抵平後，未數日即患赤痢之症。先由協和醫院調治，因所服之藥過熱，將內熱攻入頭部，成爲暈眩，竟至臥床不起。後西醫不能再治，改請中醫名楊浩如診治，至今稍有起色。惟步行尙覺費力，不能看書過久。……」好一個偽君子啊！

「總司令」的外號加在溥佳身上，大概溥儀是頗不以爲然的。因爲後來在祁繼忠的信裏，出現了這樣的話，「恭接來諭，奴才當卽向各學生說明，後當禁止以綽號相呼。」

溥儀帝宮的護軍和人打架的事情，想不到在東京也重演了一次。這次主角是祁繼忠。他在給溥儀的信裏寫着：「……日昨因小事，奴才同日生發生動武之事。……被他們打了一下。後經奴才報告中隊長，不意也因爲國聯關係，對奴才亦無圓滿解決，直氣得奴才九孔出氣，所謂欲告無門，有理不能伸是也。忍下去！真難堪已極！不忍

下去？真無法講理。奴才惟有借詞請短假返國，請示一切也。處此您多忘之日「多忘之日四字，可加密圈密點。」奴才不願找煩事也。……閱報載相片，奴才認爲最痛心的是您在車站接他（秩）「當指秩父宮，裕仁之弟雍仁」那一張。皇后的大眼鏡，鄭孝胥的和尙帽，張海鵬的大短軍褲，真是別有一樣。……」（六月十三日晨）

甚至溥儀寫給祁繼忠他們的信，也遭遇到可悲的命運。「往後您要給來諭，多加點小心；因爲這方面聽說要查看。」這是祁繼忠在信裏向溥儀發出哀鳴了。

現在，大軸戲應該出場了。這就是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在裕哲「奏疏」上的「御批」。原是註在字行之間的，爲醒目計，我們把批語排成楷書體字，並加圓括弧（）爲記。標點是著者加的，格式未變。全文如左：

奴才裕 哲跪奏

皇上事：朕待（朕待已覺不通，况寫「侍」爲「待」，非以隸篆之通，亦不能釋明此義矣！）以來，核（火上多一「一」）經三月；寸心系戀，（寸心系戀四字，用的太復繁。又系又戀，可笑可笑！）無日忘懷。敬維

龍體（聖體主體尚有人道，龍體爲予初次所見）康健，寢（寢字又多了「八」二筆）

膳咸宜，是所至祝！於前接得我

皇上聖諭，跪讀之下，不勝心喜萬狀！（不勝心喜，又何必加以萬狀？）我皇上諭旨，奴才毫不敢忘以忠君愛國精神（毫不敢忘以……更覺奇文，何不寫「決不敢忘」。）

代表滿洲國家威儀。何敢（「敢」字太多）不時注意，冀禱

聖憲（這個「憲」字，許是帖寫，我尚未確見過。）再此大慶我
聖上簡送赴日留學，受我

皇上錫寵（「錫」字在「寵」下方好，寵字又多了兩筆。）栽培，足見我

皇上人材主義（「皇上人材主義」六字太簡單了！）。奴才何敢（又寫敢字）不專心
前進！奴才前報告我

皇上考試事，現陸軍省於二十日業已揭曉。奴才伴讀錄取，（可賀可賀，哈……）實
慶幸之至。據小泉中將言奴才七人等所答之試卷，比中華學生暫（註）優
等地位。案奴才由滿到東，現僅二月有餘而能得良好成績，（哇，別不吝
了，要非小泉竭力援助疏通，除津餘外八人均將落第，尚自加乃爾！噫！）
此無他，本我

皇上諭旨，專心向學故也。（別往臉上貼金了。）奴才於三月十八日或四月一日正式
入聯隊之期。待奴才入隊後必能稟報我

皇上一切。入隊後奴才志願專心（此四字又來的唐突！）學術戰術等科，以求日新月異。無論如何勞苦，以臥薪嘗膽（好啊？變了趙王勾踐了！）（註二）之精神去作。實注精神力求心得。（今年日陸軍省特別優異於滿留學生，故一律予以考中。但翌年之重新考試，決不能照今年辦法。望你來春考中，才算你努力，不然你即說的天花亂墜，考不上的時候，再看你還吹牛皮不吹？）將來學成歸國，對於滿洲軍隊能有（准的麼？）充分的改革（還沒回國，就要思改革軍隊！），庶不負我

皇上之期望！亦不負（「庶不負」，「亦不負」，還有什麼不負？說啊！）我皇上之綸思！此奴才入學後之志願也。（好）跪稟

聖上

龍體康健（什麼意思？）！

奴才 裕 哲跪奏志願（向來均寫跪奏，從未開跪奏下面書「志願」二字者。

真真太不通矣！）二月二十四日（裕哲二字尚未大錯！可佩之至！）

（註一）想係「佔」字之誤。——著者

（註二）應為「膽」字。——著者

依我看來，那時候溥儀想必以挪揄「奴才」裕哲之輩爲樂事，可是這種樂事，究竟也是不多的。他過生日的時候，大概又可引爲一樂了罷！至少，在一九三八年他過三十三歲生日很有這種可能。因爲我發現這樣一首祝壽詩：

「恭值

滿洲國皇帝三秩晉三聖壽敬賦俚句爲頌

一曲薰風婉舜弦

吾皇攬撥斂瓊筵

三多遙祝無疆祉

萬象宏開大有年

地接東瀛聯與國

民瞻北斗慶中天

舊邦新命誠明聖

海外徽臣貢南箋

林出賢次郎頓首拜

一月三十日

在寫着這首詩的信箋左下角，印有「駐華日本帝國大使館信箋」十一個字。

這首蹩腳的祝壽詩，是這位外交官——詩人函託「熙大臣」代奏的。熙大臣想來就是宮內府大臣熙洽了。據溥儀說，林出賢次郎爲他寫過一本「扈從東遊記」之書，書名他可能記錯。後來我查明是「扈從訪日恭記」之誤。這位作者原是東亞同文書院出

身，在中國住居多年，是溥儀身旁的顧問。原信中還有一段歌頌：「伏維皇帝春秋鼎盛，神武聰明，邦基有萬年之長，政業似丘山之重。臣民安輯，咸蒙雨露之恩；宵旰勤勞，宜享康強之福！賢本外臣，久叨聖眷，騰歡舉國，望北闕而心殷；慨慕遐方，頌南山之悃切。」這位「外臣」還表示要「敬乞閣下舞蹈之餘，從容奏呈，不勝感激之至」呢！

好一個關心「滿洲國之命運」的外賓。請問所謂「雨露之恩」，所謂「康強之福」，這些究竟在哪裏？偽滿洲國果真如它的執政宣言所說「以道義和仁愛」為基礎的嗎？會唱歌的人重哼一遍「松花江上」，愛看新小說的人再讀幾頁女作家蕭紅的「生死場」，心裏就會有一個數目了。

會做肉麻文章的決不祇這位外臣。自署為「滿州帝國宮內府大臣」的沈瑞麟，在一九三五年就洋洋洒洒地撰了一篇「皇上乾德恭記」，簡直非要把溥儀捧到天堂去不可。我們看了溥儀的自白以後，再讀一遍這罕見的「文獻」，也是很有趣的。全文照錄如下：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有建中立極之德，以肇造區宇而統御羣倫。蓋天縱神明，獨殊凡衆，深居修省，迥異師儒，所謂帝王自有異也。我皇上天生聖德，裕於冲

年。英博士莊士敦所著「禁苑熹光」(註)一書，述之備矣。迨至滿洲建國，

皇上就任執政，則有胡嗣瑗所譯之「執政起居恭紀」。康德御極之元，文教部刊行，普及建國精神之教育資料。瑞麟會述

今上起居恭紀，未能詳也。今茲四月初旬，以日滿兩國，邦交關係，

御駕東巡，將訪問大日本國。天皇陛下，修睦聯歡，意至重也。日本朝野上下，皆表示極端之歡迎與至誠之敬禮，而於我

皇上乾德，無不願聞其詳，用復敬謹譯成斯記，正式布閱，俾瞻就者得以觀焉。

上勤學不倦，宮中行坐，常以書籍自隨。午膳及晚膳後，暇即披覽，多屬唐人詩文宋儒理學諸書，近時書報及各種雜誌，亦無不涉獵及之。夙嫻英文，喜研究英國歷史憲政，有新出名著，亦必購求閱覽。

上擅篇什，上年

巡狩奉天，有四言宸章。

巡幸旅順，有五言宸章。平時晚間無事，間有吟詠，亦或作文，以發摯

(註)「禁苑熹光」一書的原名是「Twilight in Forbidden City」其實Twilight的

通常解釋是殘照，日落時黯淡的光輝。譯為「熹光」是故意出於諂媚罷了。——著者。

聖意。

上善書法，日必臨摹古帖與列聖御筆。時寫壁窠榜書，龍翔鳳翥，筆勢飛動，賞賜臣下及外國人士，無不珍爲至寶，上年文化展覽會，御書乾坤正氣四字，大皆逾尺，瞻覽者皆欽服不已。上寫英文，亦極優美，莊士敦最所稱道。平時未暇學畫，偶然弄筆遺興。意境超妙，非畫家所及也。

上不事嬉游，然於運動衛生，亦加意注重；日常沐浴一次，晨起及午膳後，必散步院中，吐故納新，雖天氣嚴寒時，亦不間斷。時復騎馬，以舒御體。晚間無事，偶一聽無線電。

上每日清晨即起，早九鐘

御緝熙樓西便殿，披閱章奏，召見臣下及外國人士，遲至下午一時，始進午膳。傍晚時臣下請奏對，立即

召入。有亟需敕裁事件，無不隨時裁決。止於四五鐘時，略事休憩。至晚九鐘，始御寢宮。

起居皆有定程，蓋終歲無或易也。

上服御儉樸，即位之後，宮中一切供奉，未嘗有所增改。所居緝熙樓，僅略加修葺，只勤民樓改爲殿座，以備朝會之用。上年秋間，始增修懷遠樓，以爲宴享之所。此外皆因陋就簡，未事興築。國務院需用處請添修

御花園，擬具計劃書，需費百餘萬圓，

上以用度浩繁，不允所請。

上召見臣下，從容溫語，脫略如家人。多命之坐，使得盡情陳奏。置有日記冊，遇言有可採擇者，隨時以鉛筆記入，用備遺忘。近臣有所陳奏，皆手自批答，褒勉有加；雖抗言直陳，一無所忤。

上年

萬壽聖節，臣下請於宮中演劇爲壽，

上不許。本年三旬

萬壽，復請舉行，仍堅却之，並豫先傳

諭國務總理大臣，轉飭各部及各省，屆時不得有所貢獻。

上宅心仁愛，視民如傷，遇有水旱偏災，皆及時

頒發帑金，優加賑濟。於社會慈善事業，最所關懷，

即位之後，首先發帑金一百萬圓，

諭交民政部以備社會慈善事業基金之用。上年六月二十二日社會事業聯合會會員等覲見，

上敕語曰：「社會事業，可補社會政策所不及，排解紛難，拯濟困窮，均於社會大有裨助，卿等在事日久，見義勇爲，朕心殊爲嘉悅。尙其盡善推行，以副成予治，朕於卿等有厚望焉。」

上注重青年教育，新京童子團成立，

上命名「正修」

錫之帑金，並

御書團旗，於上年五月七日行授旗式，同時校閱全國童子團。

上敕語曰：「爾等幼年英發，教育之施，美哉基始。朕今親自校閱，豫悅良深。易不云乎：『蒙以養正，聖功也。』爾等務各奮勉嚮學，正心修身，以表率吾民，而儲國家任使之材，朕於爾等有厚望焉。」

上於國家建設與日滿國民之親善，最爲聖慮。上年五月二十三日，日本衆議院議員濱田國松等來滿視察覲見，

上敕語曰：「卿等遠道辛勤，來滿觀察，朕極願與卿等晤見，中心嘉悅異常。日滿兩國邦交親密有加無已，尤賴兩國國民，互相親善，互相協助，以共保東亞之和平。我國初建，凡百設施，草創未備。卿等觀察所及，深盼各抒偉議，指導吾民，朕實嘉賴之。」五月二十九日，貴族院議員裏松友光等覲見，

上敕語曰：「卿等皆貴國華族名彥，遠來觀察，朕極願與卿等晤晤，中心忻悅良深。日滿兩國邦交親密，共保東亞和平，責任甚爲重大。我國新立，一切規模，草創未備。卿等觀察所至，深願各據偉論，俾資建設，朕實嘉賴之。」

上於日滿兩國關係，觀察甚明；於兩國所同負責任，注念尤切。上年十月十七日，上臨幸日本關東軍司令部，

上敕語曰：「大日本帝國關東軍司令部，新修落成，朕親臨覽觀，規模闔壯，忻慰良深。滿洲建國以來，賴貴軍之同心協力，式奠丕基，朕實嘉之。此次陳奏，於世界大勢，尤瞭如指掌。日滿兩國，親若一家，深願貴司令官暨各將領，終始努力，共紓籌策，以保我東亞永久之和平，朕心有厚望焉。」十二月二十七日，日本南大使奏進國書。

上答詞曰：「此次貴國大使，奉貴國 天皇陛下之命，繼夔刈前大使任爲駐滿特命

全權大使，朕心慰悅良深。滿洲建國以來，一切政治制度，以次成立，境內亦漸枚平。實深賴貴國之同心協力，多方援助，朕及臣民，皆甚感念。日滿兩國邦交親密，唇齒輔車之關係，永遠無間。共行確保東亞和平，以謀世界福祉，尤爲兩國最重大之使命。貴大使至誠毅力，朕深信必能盡達其使命而完成其志願。貴大使際茲就任，有期待於朕深厚之同情，與朕政府懇切之協助，朕與朕之政府，定當盡心協力，以慰所望也。敬祝天皇陛下慶福，貴國國運盛昌。」

奉吉兩省，戶口繁盛，幅幘廣莫，

上於兩省政務，注念甚殷。上年十月十九日。

巡狩奉天，省方觀政，輦路沿途經過地方，留心視察生活狀況。召見民政軍政各官於行在所，受其奏狀，親加披覽。日滿傷兵病院皆特派侍從武官前往慰問。復召見耆賢，賜之餅餌。

陵廟所在，皆親行謁告，備致誠虔。二十日

回鑾。越四日

巡狩吉林，勤政一如奉天。

上日勤幾務，不自休暇。偶感風寒，仍執政不輟，本年一月二十一日行幸旅順避寒，

次日學生市民旗行列，

上特手敕曰：「朕此次行幸旅順，受友邦官民一致之歡迎，殊深欣慰。朕思今日日滿兩國之提攜，誠於東洋和平上有極大之貢獻。日滿之關係，非僅以國際利害而合作，當本東洋固有之道德觀念，以謀人類之福祉爲最要。尤其兩國人民間之一心一德，尤爲重要也。今春朕赴日本，與 天皇陛下會晤，更進兩國皇室之親睦，朕深引爲愉快者也。今日下午，朕親幸白玉山，對犧牲之將兵致敬，默禱其冥福，且禱其默佑日滿兩國之繁昌；想諸將士之忠魂有知，觀今日我兩國之合作精神，當亦慰欣。今後願爲東洋和平及日滿親善上，更進一層之努力。」

上於猶豫之時。不忘國計，
聖意大可見矣。

上統帥國軍，日以整軍經武爲念。

御極之後，舉行閱兵式。精神壯偉，中外翕服。上年五月十一日，賜宴菱刈司令官及諸將領，

上敕語曰：「此次親行閱兵，朕心嘉悅良深。士氣振奮，具見平時訓練有方。日滿兩國邦交親密，國防上尤需協力合作，共同捍衛，以保東亞和平之局。爾諸將等忠勇爲

國，當能共體此意。貴司令官武路素著，尙望隨時勸贊，朕實嘉賴之。」

上年十月中旬，國軍野外特別演習，十三日早八時，

上幸大屯之阜豐山。十四日早八時，

上幸南嶺，親行統裁。十五日早八時，

上幸新京停車場前閱兵，十一時幸西公園賜宴文武官吏。連日大風，寒氣凜冽，從官皆瑟縮。

上戎服不御外套，威神益爲煥發，將士無不感奮異常。平時召見諸將臣，每

諭以衛國衛民，與日軍通力合作，以共保東亞和平。於紀律風化，亦諄諄垂詢焉。瑞璣備員宮府，已及一年，仰見

皇上聰明天聖，

聖敬日躋，管蠡微識，莫測高深。茲僅就瞻對所及知者，陳其梗概如此。其所未能盡者，蓋不啻什一之與千百也。

（康德二年三月下旬隨記）

這一切驚人的歌頌和虛假的聲威有什麼用處呢？

「神武聰明」、「天生聖德」而又「裕於冲年」的這位皇帝，却在「春秋鼎盛」

的三十九歲那年，隨着「親若一家」的日「滿」兩國垮台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

蘇軍接着以雷霆萬鈞之力，分四路打進了爲日本長期佔領的中國東北。第一路蘇軍就是從後貝加爾湖方面進攻長春（僞滿洲國所謂新京）和瀋陽。進攻承德、錦州的第二路軍，進攻吉林和哈爾濱的第三路軍，進攻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的第四路軍，以及協同作戰的蘇聯太平洋艦隊，也都是勢如破竹，銳不可當。

日本關東軍被一舉擊潰。

潰敗聲中，僞滿洲國皇帝溥儀這十幾天的日子，可過得太有戲劇性了。

原來，關東軍中將參謀、「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一聽風聲不好，馬上就把溥儀挾持到遼寧省通化，轉赴日本。據溥儀回憶，大概是那年八月十一日左右的事情。據我推算，日期是可信的。

「限你一天之內就動身到通化去！」吉岡神色緊張地命令着溥儀。

溥儀低聲下氣地懇求：「我這兒有二百多人啦，萬萬來不及，請延緩三天罷！」

懇求總算得到了批准。不過吉岡也狠狠地警告了溥儀：「你不走，蘇軍來了，一定把你殺掉！」怕死的溥儀當時就追問了一句：「我到了日本以後，會怎麼樣！」吉

岡的答覆是：「你到日本，生命可沒有絕對保證。」

溥儀隱藏着內心的全部激動，冷靜地說下去：「這樣我就坐了飛機飛到通化的大栗子溝，這架飛機上還有吉岡，橋本虎之助（橋本是偽祭祀府總裁，他總是捧着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鏡子、短劍、勾玉）。溥傑和我的兩三個隨員。婉容、李玉琴她們另外坐一架……」

「爲什麼要到大栗子溝呢？」我問。

「其實那裏是個煤礦區，不過有防空洞。住了幾天，準備到日本去了。於是又坐飛機到瀋陽，到的時候大概是中午。我下了飛機，就到機場休息室，在樓上休息休息。進機場的時候，還看見日軍站崗，可是，沒有多久的工夫，蘇軍的飛機也到了。」

「我在樓上休息室裏，聽到那些日軍被繳械的聲音，清清楚楚。忽然橋本匆匆忙忙趕進來，把那面鏡子往懷裏一塞就走了；平常看到它就要行禮，他這次也顧不得啦。隔了一會，吉岡、橋本兩個人面色慘白，陪着一位蘇聯空軍軍官走了進來。那位空軍軍官跟我握握手，很和藹的。後來就開始了座談。」

「蘇軍軍官坐在一把椅子上，在他面前是桌子，吉岡、橋本、溥傑他們是圍着桌子，面對着那位軍官坐着的。我呢？坐在靠窗的一把躺椅上。」

「這時吉岡狼狽得很，過去對我的那副兇相完全沒有了。我聽吉岡對蘇軍軍官這樣說：『溥儀自己願意到日本去，請求您的允許。』他苦苦地哀求着，眼淚都流下來了……」

「他們語言說得通嗎？」我問。

「橋本懂俄文，就由他做翻譯。軍官沒有答覆吉岡，向我看了一眼；我立刻搖首示意，並且在臉上表現為難的樣子。後來，那位軍官就對吉岡說：『此後你們的一切行動，都得聽我的指揮。』」

「吉岡沒有說什麼，也許是無話可說罷！那位蘇軍軍官又過來和我握手，然後走開了。當然，人家是成竹在胸，倒並不是因為我搖首示意就改變主張的。」

「隔了一會，又來了一個蘇軍的將官，職位似乎更高一些，他帶着許多軍官。他簡單問了幾句話，又問我們帶武器沒有？我們都是帶着小手槍的，就交了出來。他們走了。」

「在這以後，那第一次來過的蘇軍軍官進來，向我們說：『飛機準備好了，走罷！』這樣我們就飛到（內蒙古）通遼，坐的是蘇聯軍用機。」

「在通遼機場上散步的時候，我遇到一位蘇軍少將，名字好像叫蓋伊，記不太清

楚啦。我們兩人用英文談了一會兒。這時我想起這麼多年來受那吉岡的氣真是太多太多了，於是向他提出請求，希望和吉岡他們分開。「溥儀說到這裏，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極端厭惡的神色，彷彿離開這個人就像從兇惡的煞神身邊終於逃脫似的。」

「答應了沒有呢？」我問。

「人家答應了。」溥儀笑咪咪地說。那是蘊藏着感謝和滿足的笑容罷？

在通化大栗子溝上飛機的時候，溥儀說他還是穿一套藍色西服的，可是到了第二天黃昏時分，他已經看見身披皮大氅的蘇軍了。

溥儀被捕，進入蘇聯國境，出現在西伯利亞的赤塔。誰知道這位驚魂甫定的偽滿洲國皇帝，在這裏竟又受了一場虛驚。

細心的讀者們也許要責備我忘了交代兩位女士的下落。不，我沒有忘記那件事，何況她們又是「皇后」和「貴人」呢！溥儀清清楚楚告訴我，當他和婉容、李玉琴在大栗子溝分手的時候，只曉得關東軍方面準備讓她們第二批到日本去。

偽滿洲國皇帝原是不得不準備第一批到日本去，結果却大出意外。溥儀在無限惶恐之中竟然出現了精神上趨於穩定的局面。

至於婉容，那美麗而不甘心忍受性的壓抑之苦的伊麗莎白究竟怎樣了呢？那時候

她已經三十九歲了，貴族的血液還在她的身軀裏流轉着嗎？抑或是不久以後就悲劇地終止了運行？

李玉琴，那年輕漂亮、貧寒出身的少婦究竟又怎樣了呢？十七歲和溥儀分手的她，是怎樣對待這份愛情的？鄙棄；還是矢忠不渝？

這個謎，囚居蘇聯的溥儀是無法揭開的；但又畢竟是個終要揭開的謎。

四、囚居境遇

一架蘇聯軍用機把溥儀從瀋陽載到內蒙古的通遼，又從這裏把他送往蘇聯的赤塔。假如遲一步，他是很有可能給人挾持到東京，深嘗生命的苦酒的了。

溥儀也許只在赤塔停留了三兩小時，便又開始了新的旅程。

「我到赤塔的時候，天都快黑了。後來，又換坐汽車離開赤塔。」

「坐在汽車裏的時間很長很長，一排排洋房逐漸消失了，接着是荒野，我們的汽車穿過左一個右一個樹林，還渡了河，汽車是搭了板子才過去的；我們就這樣，在黑夜中走啊走啊……」

「突然，有人說着中國話：『停一停，要解手的可以下車解手！』我一聽，非常害怕，莫非是
人來接我的？那可糟啦！幸好不是那麼一回事，他是入了蘇聯

籍的一個中國人。一直到深夜，汽車才到了莫洛瀾夫卡停下來，這裏是蘇聯的著名療養區，據說有一位蘇聯元帥的總部駐過這裏，名字是……」

「是瓦西列夫斯基元帥罷？」我補充了一句。

「對，對。不久就從莫斯科來了一位中校，照顧我的生活起居，給我香烟、棉衣、書籍、報紙和日用品。」

「跟你一起去的還有誰？」

「我弟弟溥傑，三個姪子，二妹夫鄭贖，一個姓黃的大夫，一個僕人。在莫洛濶夫卡一兩個禮拜以後，他們徵得我的同意，把我送到伯力去。我們是坐火車去的。在伯力先住在紅河子，那是一個別墅，後來搬進第四十五收容所。我每天吃麵包、湯、肉，待遇很好。」

「噢？你不是說你在偽滿吃素的麼？」我有些覺得奇怪。

「到蘇聯以後又吃肉了。不過，我那時身邊總是放着一本『未來預知術』，時常用銅錢卜卦的。」

「現在不信了？」我忍住笑向他提出這個可笑的問題。

「哪還用說！太迷信啦！」他爽朗地大笑起來。

「一九四六年你到過東京，是爲了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是嗎？」

「是的。我還記得一些輪廓和可笑的事。那年八月間，從伯力坐飛機出發，到了半路上遇到大雨，我往下一看，盡是山，也看不見海，就懷疑起來：『這是到哪兒去

呢？」飛機上蘇軍軍官談話我也不懂，可是偶然倒給我聽懂了一個字：「哈爾濱」。

「『到哈爾濱去！那可糟啦！』我想啊想的，更加懷疑起來。等到飛機降落下來。才知道不是什麼哈爾濱，而是離海參崴有好幾十里的一個地方。我住在當地軍官俱樂部的將校宿舍裏，住了兩天，到海參崴。啊，這裏的風景好極了，樓房都蓋在山^上。我住在六樓，同房的有五個人。每天的招待都很好。這裏就是早上有大霧，所以常在下午到海邊去散步溜覽。天氣不好，飛機不能飛，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每天都巴望着動身啊！

「這樣等了七八天才又起飛。那飛機很像是一架水上飛機，不太記得了。

「到東京是下午五點鐘左右。我們坐的飛機還沒有降落，就已經有五六架美國飛機包圍住我們了，那是來監視的。下機以後，美軍盤問我們，還照了像。等了一兩個鐘頭，手續辦完了，這時蘇聯駐東京使館的武官，便把我們接去了。我住在使館的樓下。

「是過了幾天才出庭的。每天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下午一點到四點都在庭上。這樣繼續了二十多天。」

正因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九條第三項的規定，所以各被告都有他自己選擇

的美國籍辯護律師和日本籍辯護律師作代表。

某些美國籍辯護律師大概是別有用心的。

溥儀懷着相當不滿的心情跟我說：「在我出庭作證的時候，我自己先介紹履歷，然後由法官發問，我作證言，控訴日本戰犯的罪行。」

「從那個時候起，我就看出美國籍辯護律師袒護日本了。記得有一次在我作證以後，有一個美國籍辯護律師，不分青紅皂白，就大聲嚷嚷，法官制止他，說他態度粗暴，而且所談的問題超出了範圍以外。」

法律，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也許是一件枯燥的東西。那麼，還是讓我們多談談溥儀在蘇聯期間的日常生活罷。

我曾經向 戰犯管理所醫務室借到一份材料，那是溥儀押解回國後答覆醫生詢問而寫出來的，裏面牽涉到他在蘇聯期間的健康情況。

溥儀用十分工整的書法寫下他的答覆。字體秀勁飄逸，和當年「御批」上潦草的筆觸，那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我還從他那份鋼筆書寫的材料上發現一個特點，因為當時國內還沒有公佈簡體字，他不能像今天他那樣熟練地使用直至最近公佈的一批簡體字並不足怪，引起我注意的是某些中國字的「古典」寫法；他不用俗寫。例如「

雞」字，他寫成「鷄」，

他那次一共答覆了醫

「㊸……在蘇聯的時

白色油製的坐藥，非常有

院。

㊹到蘇聯前，種過多

疾、腦膜炎、斑疹傷寒等

㊺……在蘇聯時，睡

㊻……在蘇聯經常吃

糖、黃油、乳酪、雞蛋等

舌不喜吃，因為不習慣。

㊼我到蘇聯前不經常

吃過葵花子、糖、香腸、

㊽……我飯前後，太

溥儀在蘇聯囚居五年

這時他的左右，再不敢狂妄地模仿他當年侍候皇太后和四位太妃那樣，每天問一聲「進的香！歇的好！」了罷！每天看看書，讀讀報，當然還會有人問他一些關於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事情。此外，大概就是摸出小銅錢，攤開那本寶貴的「未來預知術」，卜卦一番，以占吉兇了。

平心而論，我們似乎也不能深怪溥儀丟下了「大藏經」、「驗方新編」、「醫宗金鑑」，却又熱中於「未來預知術」這本卦書。

吃得好，睡得香，究竟是眼前的條件造成的。將來呢？下一步會怎樣？長遠的將來又會是怎樣呢？他不能不想一想。

但是他不能預知未來。「未來預知術」當然更不能使他預知未來。他的未來，倒無寧是種因於過去的。

我想，日子雖然是平平安安一天天過去了。但是，偽滿洲國的情景不可能在他的腦海裏淡下去，再淡下去，以至完全消失在太虛之中。

他會自然而然地想起帝宮，想起繡熙樓，同德殿；婉容，李玉琴，吉岡，一任又一任和他打過交道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武藤信義、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謙吉，梅津美治郎，一直到山田乙三。

他也會想起兩次拜見日本天皇裕仁的情況，住在赤阪離宮的滋味，特別是第二次接回天照大神以後強迫東北各地祭祀的醜劇。

他更會想起「日滿密約」、「日滿議定書」一類的賣國條約，想起祖國東北的一切航運、港灣、礦山、陸運的權利都給斷送了罷！

溥儀當年對關東軍司令官梅津以及有一馬來亞之虎」之稱的山下奉文都說過：「日本現在既然是實行『南進政策』，自然要和蘇聯和好，才可以鞏固北方。……日本應該多多製造飛機，確保制空權！」這些話應該怎樣解釋呢？

溥儀當年還跟東條英機說過：「應當盡『滿洲國』的全力，來支持日本的戰爭！」這些話又該怎樣解釋呢？

他大概是這樣認定的，如果回國以後，這一切都要成爲極大的難題，甚至是致命的難題。

在這種難題下，他和婉容，特別是二十歲左右的李玉琴，恐怕只能是生離死別的結局。

噩耗來了。

有一天，溥傑告訴溥儀，說是接到日本籍妻子嵯峨浩（她是嵯峨實勝侯爵的孫女

（從東京來信，她聽說李玉翠已經改嫁了！

「她改嫁了！」這個問題糾纏着溥儀。在這方面，「未來預知術」也是不能解除溥儀心頭的任何迷惑的。